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昭

公

十有一年

信仁

2207

12



明仁12倍
2207
卷12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八年

經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于比蒲○仲孫獲會邾子盟于侵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

見其罪同

昭經十一年
高閔卿共盟主之
楚猶可言也卿共
同列之墓非禮甚
矣
同上蔡般弑逆之
罪雖義當討而楚
子亦弑逆之賊也
以賊討賊何辨曲
直況楚子非真治
般志在滅蔡也故
春秋書楚子虔蔡
侯般同斥其名以
見其罪同

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般音班○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大蒐

于比蒲○仲孫獲會邾子盟于侵祥○侵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九月己亥葬我小君

見其罪同

季左傳以敬歸為襄夫人而齊歸

乃其婦自昭元年

至哀十四年再無

卒襄夫人者而齊

歸以妾書卒此何

禮乎

汪克寬春秋書八

國大夫會厥怒於

蔡師圍蔡之後滅

蔡之前則中國失

救患之義雖微傳

其事著矣

李廉書誘書殺書

圍書執書用蓋以

傷中國之微而深

惡夷狄之暴也

傳十一年

楊升菴蔡般楚虔

之惡皆王法所不

容區以星度占

其凶福者淺之乎

知天道也大史遷

書稱其弘明鬼神

言方怪用是見殺

其所記良與左氏

齊歸也

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行故釋

茲諸侯

曰蔡凶

年氣數與蔡侯

般弒君之歲同

十三年歲復在豕

將有之

楚故知楚

之道也

召蔡靈

侯為會

言楚靈王貪人

土地又無誠信

重而言甘

不如不往

而饗蔡侯於申

夏四月丁巳殺之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故於叔向

必克

言其

必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祭屈山

景王問於萇弘

何實吉

何實凶

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

弗過此矣

楚將有之

然壅也

蔡復楚凶

楚子在中

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憾

誘我也

不如無往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

醉而執之

刑其士七十人

韓宣子問於叔向

對曰

克哉

而不能其民

能

能

能

嫌叔弓

以聘事

周大夫周景王

問焉

何國實

何國實

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

過此年

楚將有之

所以壅積其惡

歲及大梁

楚靈王

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憾音感

是必以計

誘我也

楚常恨其

故楚常恨其

今幣

楚子在中

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憾音感

是必以計

誘我也

楚常恨其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其士七十人何其慘也所以雖克蔡而終受其咎如叔向之言矣

魏禧偽撫叛降而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于淵頭功成而無後患吾猶疑之

滙參樂奔南巢故云喪國紂懸太白故云隕身

施德於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言天欲假借楚手以討蔡罪何故

不克必無不然勝之理然胖聞之以我所聞不信以幸信僥倖

而不可再也僥倖之事不可再就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八年

奉陳大子偃師之子曰將定而國而汝也詐言將安定汝之國家陳

人聽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國以為楚縣今又誘蔡今

以詐計而殺其君殺蔡侯般以圍其國使并疾雖幸而克

雖僥倖必受其咎不信之尤必弗能久矣必不能久矣必不能久矣

桀克有緡桀為仍之會有絡以喪其國桀恃勝以至喪亡其國

紂克東夷紂為黎之蒐東夷以隕其身紂恃勝以至隕身

楚小位下楚國小於夏殷而亟暴於二王亟數

數行暴虐甚能無咎乎豈能免隕天之假助不善且

之假借佑助非祚之也非錫之也厚其凶惡蓋將以厚重其凶惡

而降之罰也待其惡積而降且譬之如天取喻於天其有

五林金木水火土而將用之為人所用力盡而敝之五者

用久則其力是以無拯拯猶救助也盡則亦不可沒

振沒而不可復振以喻楚靈王力盡○五月齊歸薨

即經書夫大蒐于比蒲大蒐大非禮也君有母喪國

禮○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孟僖子即修好

君之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泉

丘人有女泉丘魯邑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夢以帷幕

也水不也振以可言救

趙沆春秋盟會常也何獨于有喪之時而稱得禮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

汪道昆女僚字甚奇，一女同奔，又奇。

何遂生，二大賢也。

遂氏之女為僚子，副妾故納泉丘人女。

令副助之，伴取內反音澤，說文副也。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僚友無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遂奔僚子，故奔歸孟僚子。

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

盟于清丘之社，泉丘之女與其僚友。

曰：載書。

有子，他日設，無相乘也。

僚子使助遂氏之。

造，造，副，僚也，遂氏之女，為僚子，副妾別居在外。

反自。

宿于遠氏，留宿于遠氏，別居在外者。

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長懿子次敬叔。

其僚無子，泉丘女之。

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所出。

楚師在蔡，八年楚滅陳，晉不能。

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

物以無親，無所親附。

晉之不能，能為，無。

亦可知也，於此已為盟主，首為諸侯之盟。

而不恤亡國，危亡之國。

將焉用之，安用盟主。

音紀，已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安用盟主。

音秋，會于厥慙，大夫于厥慙。

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

子皮將行，會厥慙。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遠到，不能救。

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

蔡小而不順，弑逆不順。

德，楚大國也，而。

天將棄蔡以壅楚，而。

而罰之，罪惡盈滿。

蔡必亡矣，不可復救。

守者，且國君為人，所弑而能。

鮮矣，蓋亦三年，此後王。

其有咎乎，楚靈王其。

美惡周必復，周歲星，一周年十二。

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

於大梁，靈王為惡之數。

已周知其必有咎也。

已周知其必有咎也。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

已周知其必有咎也。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

陳傅良將焉用之，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說。

淮參不能救蔡也，指厥慙而言林注，不能遠到，欠明。

穆文應小而不順，大而不德，可為蔡，楚斷索美惡周復，可為天時人事之，準非子產不能言。

王元美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

楚益驕而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

之此韓起之罪也夫請楚
補注晉人使狐父
傳見晉人能合諸
侯而畏楚憚戰故
不能救蔡葉氏謂
謀救蔡不果無貶
辭疑傳安胡氏乃
謂心欲救蔡而力
弗加則無惡有愧
於荀吳矣蓋不知
昭公而後大夫有
事悉從其恒稱
雁參著定謂佇立
定處有表禮諸侯
建旌以為表也
王元美視不登帶
言不過步耶管輅

弗許楚人○錄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即

視下其視過下言徐其言大徐叔向曰晉叔向單子

其將死乎言單成公其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

會有表野會則設衣有衿衿衣之領會也帶有結結也帶

會朝之言凡會朝必聞于表著之位其聲溫

位不過於徐所以昭明行視不過

結衿之中會朝之瞻視不過於衿所以道容貌也所以

道達容貌貌言以命之言語足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容貌

明之母失則有闕失言失貌則於今單子為王官伯

伯長也言單成事有所廢闕而命事於會於于戚之會視不登

目何邪之鬼踐鬼幽者

帶視不登於大帶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踐步貌不道

容是貌不足以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不道貌不

不共貌正曰共不昭昭言不不從言順無守氣矣神氣

其體矣為此年九月葬齊歸而葬公不感昭公無

晉士之送葬者晉時遣人歸以語史趙既歸晉以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侍者曰史

何故問何故昭公曰史趙歸姓也姓生也言昭

不思親今昭公不祖不歸也必不為祖叔向曰魯公

室其卑乎言魯之公室君有大喪昭公有母國不廢

蒐國不廢蒐于有三年之喪母喪齊而無一日之感

李于鱗昭公之必
為魯郊也奚獨於
其歸姓而知之乎
假令母非歸姓將
謂雖臨喪不感也
而無咎乎春秋蓋
為昭公孫于乾侯
地耳
補注祖不歸不為
祖考所歸義何取
歸姓與外傳言宣
王不藉千畝戰于
千畝王師敗績之

類相似當時自有
一等迂繆之論左
氏擇之不精耳

陳傅良楚子滅蔡
傳言楚子書師

經世鈔見他人之
凶事尚欲辟之况
身為之乎故不曰
無道而曰不祥
按注馬先馬祖也
見潛確類書淫祀
注僖十九年傳六
畜不相為用宜參
看

昭公 國不恤喪 為魯國之政而不
不感 國不恤喪 不恤君母之喪
不感 國不恤喪 不恤君母之喪

君無感容 為齊歸之子而不
全無哀感之容 不顧親也
顧念也是不

國不忌君 國不畏君
君不顧親 君不念親
能無甲乎

忠孝俱失 卑 殆其失國 為二十五年
公孫于齊傳 ○冬十一月楚

子滅蔡 楚靈王 用隱太子于岡山
隱太子蔡侯廬之父
也蓋殺而用 申無字曰不祥
言殺人以祭不祥 五牲

不相為用 五牲牛羊豕雞也不相為
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
况用諸侯乎

况殺諸侯以祭 王必悔之 悔為
山川之神乎 錄 十二月單成公

卒 終叔向 錄 楚子城陳蔡不羹
陳蔡皆為楚縣不
之 言 錄 楚子城陳蔡不羹
羹有 二 一在襄城

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楚靈王
始為城 ○羹舊音郎漢地理志作更字 使棄疾為蔡

湯遜菴申無字稱
用諸侯則世子已
有嗣君位矣特以
其父誘死於難其
國被圍於內狼狽
屢虞未能盡為君
之禮耳

公 楚諸縣尹皆稱公 王問於申無字
此棄疾為蔡縣公 問於申無字
曰棄疾在蔡何如 言棄疾居蔡
得失如何 對曰 擇子莫如

父 子之賢否知之者 擇臣莫如君
莫如其父之為 莫如其君之為 悉

鄭莊公城櫟 昔鄭莊公嘗
築櫟邑之城 而寘子元焉
子元鄭公子
於櫟 使昭公不立 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
檀伯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

殺 齊桓公城穀 城穀在莊
二十二年 而寘管仲焉 傳城穀為
管仲也 至

于今賴之 管仲相齊與羈
至今猶賴其澤 臣聞 五大
也上古金

水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青鳥氏亦有五 又以五
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

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 不在邊 五官之長專盛過
稱習古官故云五大也 不在邊 則不可使居邊

境 五細 五官之 不在庭 五官之屬細弱不勝其
屬也 任亦不可使居朝庭 親不

威令不行

汪道昆并疾位尊而親鄭丹爵細而羈旅

在外親戚之人不羈不在內使久居於外羈不在內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

李于鱗無字之論功矣而王猶不戒

王其少戒備王曰國有大城何如靈王又問城陳蔡對曰

何也豈并疾宜有

鄭京櫟鄭京櫟二大城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

人其不能及也欬

鄭宋蕭亳宋蕭亳二大城也實殺子游莊十二年朱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

經世鈔只說大樂

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殺無知年齊

利害不就并疾說

衛蒲戚衛蒲戚二大城也實出獻公襄十四

最得之昔西伯戡

公蒲齊殖邑若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則害於國

黎祖伊告紂但言

威孫林父邑未大必折譬之樹木未大尾大不掉譬之

國事危殆一語不

城過大必折譬之樹木未大尾大不掉譬之

及西伯真忠臣告

為國之害者必折其本尾大不掉譬之

暴君全賢臣之至

尾大不掉譬之君所知也此君之所自知也為十

道

○掉調去聲

昭經十二年

○三年陳蔡作亂傳張本

家鉉公燕伯入陽

經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

與衛獻入夷儀皆

伯出奔齊高偃高偃高偃玄孫納之于陽內弗受

以亂臣迫逐而出

也陽即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

因大國之力以入

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高偃鄭去中國即

定華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晉五月葬鄭簡

楚久矣至於簡公

叔孫公而葬楚殺其大夫成熊成熊即秋七月冬

乘晉悼之方與以

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書各謀楚子伐徐晉伐鮮

國反正遂息諸侯

虞始伐鮮虞也鮮虞本姬姓秋晉也晉主諸夏之

之兵子產相之薰

原而晉獨從事於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

蔚為春秋賢諸侯

再伐則以吳故也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因其象

也特書晉深罪之

陽地

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

齊履謙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晉伐鄭

傳十二年陳傅良因其象傳見北燕伯欵不名

穆文惠大叔教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

也言因唐象欲納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

將除治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將毀焉將毀廟子大叔

使其除徒除道之衆執用以立執毀廟之而無庸毀

而無用即曰教除子產過女之所女音汝而問

必問何故不毀緣何不流道乃曰乃為我不忍廟也

不忍毀人諾又教其徒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

之廟也子產乃使辟之遷道避之辟音避乃使司墓之

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

墓大夫徒毀之若毀司則朝而崩崩下棺也道直故

屬之家弗毀墓之室則日中而崩道遷故日中而崩

崩去禮弗毀墓之室則日中而崩中而下棺子大叔

請毀之請毀其室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久留賓客子產

曰諸侯之賓言諸侯之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憚勞苦豈憚

日中豈憚勤勞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而民不害

不毀墓室於民何故不為遂弗毀道之室

日中而葬遷道至日中而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以不

氏之廟及司墓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無毀他人

之室為知禮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以成自己

夏宋華定來聘見經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為賦蓼蕭賦小雅蓼蕭詩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

子為龍為光欲以龍光賓也又曰宜凡宜弟令德壽

同言欲與賓同福弗知其義又不答賦答魯之賜

魏世傲子大叔於已廟則全之於司墓室則請毀之賢者耶子大叔知全己廟而不顧司墓

鍾伯敬諸將毀矣只此四字語態可想

願九疇司墓室子大叔亦必不欲毀

者姑請毀以觀子產之意

已廟則全之於司墓室則請毀之賢者耶子大叔知全己廟而不顧司墓

鍾伯敬諸將毀矣只此四字語態可想

之室何其不仁不怨也然子產終全司墓之室而先欲毀游氏之廟豈未之思耶

彭士望雪及牛目墓不擇日日中而墓鄭不及時

陳廣野以華定之愚而使之聘以貽鄰之譏此其君與執政之過

鍾伯敬魯受莒之叛臣叛邑皆季氏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

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自仲坎
補注公子慙遂如晉不書木從火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

昭子曰叔孫昭子必亡言華定必將滅亡宴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

華定不能懷思寵光之不宣二章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不知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享受將

何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為同福之不受三章有令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齊侯衛侯鄭伯如

晉齊景公衛靈公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故公如晉亦欲朝嗣

君至河乃復至晉之河乃歸取鄭之後在十年莒人懇于晉莒

於盟主告懇晉有平公之喪晉以平公新卒未之治也未能治魯之罪

故辭公故辭公之朝不肯受公子慙遂如晉慙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子產

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定公請辭去聲下同請免喪而後聽

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待免喪從晉之命晉人許之晉人許其不與於享禮也

故曰禮即荀吳投壺晉侯與齊侯射壺為樂晉侯先晉侯為盟主故先舉矢穆子

曰有酒如淮淮四潰水也言有酒如淮之清有肉如坻坻山名詩云宛在水中坻

是坻乃水中高地也言有肉如坻之高○坻音遲寡君中此寡君投壺而中此齊侯舉矢齊景公次

為諸侯師當為諸侯之師長中之乃射矢而中壺齊侯舉矢齊景公次

舉壺肉如大曰有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清有肉如陵陵大阜也言有

肉如大寡人中此寡人投壺而中此與君代興當與晉君更代而興亦

中之亦射矢而中壺伯瑕謂穆子伯瑕即士文伯名曰子失

辭言荀吳失言吾固師諸侯矣我固為諸侯師長矣壺何為焉何假投壺

湯睡菴穆子為諸侯師及齊將何事之言俱客氣未融所以卒致諸侯之間

以為其以中雋也言投壺雖中不足為雋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晉君

代興是輕晉君以為弱也歸不來矣齊君既歸必叛晉矣穆子曰吾軍帥強

禦言我三軍諸帥強盛禦止卒乘競勸步卒車乘競強勸勉今猶

古也晉德不衰於古齊將何事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僂趨進僂齊大夫

趨走而進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可以出矣可以

辭出以齊侯出乃奉齊景公以楚子謂成虎成虎

能若赦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

託言若赦之遂殺之成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或譖譖

楚靈成虎知之成虎知或人之譖已而不能行而不能行

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懷寵也言其懷恩寵祿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附錄晉荀吳

偽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偽若假道於鮮虞鮮

自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借軍道以與齊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

八月壬午滅肥肥自狄心荀吳滅肥以肥子綿臯歸綿臯肥子

伐鮮附錄周原伯絞虐其輿臣原伯絞周大夫周公

使曹逃曹羣也使羣曹逃去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原

衆人逐而附錄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衆絞奔郊絞奔郊周

錄甘簡公無子甘簡公周卿士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過將

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成景之族賂之欲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悼公

補注 鄭簡公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後見昭十五年 呂東萊荀吳自敗狄大鹵以來其用兵大較多詐即幸而勝君子弗貴也 補注以肥子綿臯歸不書併後伐鮮虞肥鼓皆自狄微種鮮虞之屬故十五年滅鼓亦不書

陳傅良殺甘悼公

不書義同七年單
獻公傳載甘單之
禍皆所以起周亂

沈澤民南蒯蓋徒
快一時忿怒而不
量力者故卒以取
敗

彭士望此等事豈
可再告入開手便
差
按至受三命叙往
事釋叔仲子構二
家

彭士望南仲謀全
無實著不過借
構起事耳凡構
二家合面則發難
之人立出無所逃
矣遂不思何以應
之乎

顧九疇豎牛之亂
季氏實將助之故
言此以愧其心

魏禧此舉以懼季
孫可謂先聲奪人

而立成公之孫鱄鱄立是下酉殺獻大

子之傳度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殺瑕辛于市瑕

周大夫亦甘悼公黨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

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季平子立即季孫意

年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南蒯謂子仲子仲即

吾出季氏孫意如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也

公子更其位子謂公子愨更我以費為公臣我以費

家子仲許之從其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穆子叔

仲小也語以欲出且告之故且告之故不見禮之故季悼子

之卒也悼子季武子之子季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昭子即叔孫婁傳言叔孫昭子及平子伐莒在十

受命為卿在平子為卿之前之克莒叔仲

子欲構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謂平子叔仲小

如曰三命踰父兄命自踰其父兄非禮也以踰父

禮平子曰然是叔仲故使昭子使叔孫婁昭子曰叔

孫氏有家禍豎牛禍叔孫殺適立庶殺適子仲玉立

嫡故婁也及此得立為叔孫後若因禍以斃之若因

斃路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若不廢棄

之禍而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昭子朝而命吏昭子朝而命吏昭子因朝

曰婦將與季氏訟言我將與季平書辭無頗頗偏也

也與朝家象殺生不同

陳傅良以費叛凡家臣叛但書圖不

書叛後倣此傳中載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強君二氏遂專

經世鈔謀叛而鄉人皆知之宜其敗也然此等人殊有意思或以言挑蒯蒯何不以之同謀

敢偏頗○李孫懼季平子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命

出於叔仲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怒謀季氏故

子同謀去季氏怒告公公子怒而遂從公如晉在令南蒯懼

不克南蒯恐不以費叛如齊南蒯以費子仲還及衛

自晉歸至衛子仲即公子怒聞亂聞季氏逃介而先介副使子仲

及郊歸及魯郊聞費叛聞南蒯以遂奔齊言及郊解

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其鄉人或知之鄉人或知

過之而歎過蒯而且言且以言曰恤恤乎恤恤憂

乎攸乎攸縣危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邇身

而遠志身既近而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有人矣哉

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凡上吉遇坤坤上

坤此之比坤下坎上比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

以為大吉也以為大示子服惠伯子服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言即欲有所惠伯曰吾嘗學此矣言我嘗

知此忠直誠則可則可不然苟非必敗必

外強內溫坎外卦險故溫故溫忠也強而能溫和以率

貞水和而土安正正信也和正信故曰黃裳元吉故其

元元之善之長也長也中不忠居中而

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在下而不能執不得其飾

張中卷惠伯亦知其謀故不敢斥言而云忠信之事則可蓋險拓而阻之也
王元美傳中所引占筮之言率多牽合附會獨此篇正而有理得易之旨經世鈔不然必敗以室歸公豈不忠信然則實憾平子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也而以費如齊豈有公室之心哉則直

為小人而已矣余不為
論諸葛誕意亦如裳
此

忠外內倡和不相違戾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
是之為忠和去聲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

不實是謂共謂共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
養三德無有虧損是之謂善

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三且夫易夫易猶此易謂
此黃裳元吉之

卦夫不可占險易道正大故險將何事也問其
音扶

美為元元首居上故其美下美則裳足居下故其美
者為體元之義

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苟不參成筮雖吉筮
得吉

未也其義將適費南蒯自其飲鄉人酒南蒯以
卦

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曰我有圃言我有
飲去聲

之杞乎杞枸杞也言南蒯在費欲為從我者子乎示
子之通稱言從我

去我者鄙乎去我必至為倍其鄰人之所鄙薄
可不失今之尊稱

者恥乎鄰猶親也倍叛其已乎已乎已乎言自非吾
親必有恥辱之事

黨之士乎如此所為宜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即
叔仲子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季

朝恐懼不昭子命吏謂小叔孫使吏待政於朝使之
敢朝見

曰吾不為怨府言我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
事於朝廷

楚子狩于州來冬狩次于潁尾次于潁于下蔡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躒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楚靈王使五

孫鏡三節將順未臨音款以懼吳徐吳與國故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
出諷諫中間更雜又枵

前猶鄙之此則度
其必敗而絕之

陳傳良吾不為怨
府傳言魯三家本
不同心

淮參筆二都傳出
涉次神理

有觀帖構法儘完南
淨宛如一篇序記
文字

同上皮冠復陶此
等間叙若無緊要
然粧點濃色正在
此

淮參僕析父從倒
插在此按劉炫連
下文以為二人同
時見王者非一片
雄心欲向子革發
洩故去冠被舍鞭
以便長談耳豈為
敬大臣哉

敬大臣哉

以為之援以為五大夫之援

冠之秦復陶

以出執鞭以

子革即鄭丹

與之語靈王與

呂級齊大公之子

並事康王康王周

我獨無有我謂楚也言楚先

求鼎以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寶

王其與我乎問子革周王其

雨雪時天雨雪

翠被以翠羽飾被

僕析父從楚大夫僕析父

王見之靈王見

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

王孫牟衛康叔

四國皆有分齊晉魯衛皆

今吾使人於周今我欲

對曰子革

與君王

王皮冠靈王

豹舄以豹皮為履舄

右尹子革夕

去冠被舍鞭去皮冠翠

與

禽父

禽父

禽父

禽父

禽父

靈王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執鞭

哉君王謂楚子

辟音僻車衣服藍縷

跋涉山林草行為跋水行為涉

唯是挑弧棘矢以挑為矢

齊呂級

王舅也成王母齊

王母弟也二國皆周之

而彼皆有彼以親近

服事君王服事

將唯命是從將唯楚君之

其愛鼎豈敢愛情九

王曰靈王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昆吾常

居許地

鍾伯敬數語說得
有分寸隱然見楚
不得同於四國也
不是一味順從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

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

昆吾常居許地

昆吾常居許地

昆吾常居許地

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而

不我與不以其地還我我若求之我若使人於鄭求見吾之故地其與我乎

鄭人其肯以對曰子革又答與君王哉言以田與楚周不愛鼎

周為天子不愛鄭敢愛田鄭為小國豈敢愛田不以與楚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昔中國諸侯遠棄楚國而畏晉之強今我大城陳蔡不

羹今我大築陳蔡二不羹之賦皆千乘四邑所出車馬之賦皆及

千乘子謂子革與宜勞效諸侯其畏我乎諸侯自此其畏楚而棄晉乎

對曰畏君王哉言諸侯畏楚是四國者四國即謂陳蔡二不羹

專足畏也其兵力專足使人畏又加之以楚又

以楚之敢不畏君王哉豈敢不加畏於楚工尹路請工尹名路請於

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鉞斧也秘柄也謂王命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敢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靈王入視之析父謂子

革僕析父吾子謂子革楚國之望也楚國之所共仰望者今與

王言如響今與王言承順王意如響應聲國其若之何其如楚國之望何

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子革以已喻鋒刃吾刃將斬

矣將以已之鋒刃斬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又與子革語左史

倚相趨過倚相楚左史各趨過王前王曰是良史也言倚相

子善視之子謂子革是能讀三墳言此人博讀古書如下所

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農黃帝之書也八索八卦

對曰臣嘗問焉子革言臣亦嘗

謂之八索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謂之九丘

煇據國語作三城靈

且謂古四積二為

三三乃三字之訛

正義已駁之補正

李雲霽引賈誼新

書楚靈問范無宇

我欲夫城陳蔡葉

不羹正合四國之

數存存

王元美鐵秘事極

猥瑣而剝圭為之

則侈甚此亦父之

所以不平而子革

之摩厲以須其出

按子革言臣前既就倚相昔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言周穆王欲肆極其心志之所欲周行問倚相以周穆王而問焉周徧也穆王乘八駿馬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能知三墳五典等之事乎

李笠翁楚子三問而子革三答辭雖順焉而中亦微含諷意如首述熊繹之事天子見靈王不能盡臣道也次言周不愛異鄭敢愛田見靈王陵天子而虐鄰國也未言四國足畏而加之楚見可畏之勢不專在楚也惜靈王不悟而析父亦未喻其意故復須王之入而借祈招

○祗音臣問其詩臣以此詩問於倚相而不知也倚相不知此詩之辭若問遠焉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五典之遠事其焉能知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焉音烟○王曰靈王問子能乎祈招之情情然安和思我王度

以諷之雖然度事至此禍機已發矣誰曰在乾谿故乎俞寧世凡物最忌盈滿秦符堅唐莊宗都在滿中失脚通篇極寫楚子之滿醉飽二字正是點清滿字也魏世傲祈招之詩未見嘗畏而楚圍能饋不食寢不寐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魏禧此全不見又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於子革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思我王室式如玉用如玉式如金用如金形民之力去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而無醉飽之心去醉飽過盈之心蓋是時穆王遠游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其詩如此王揖而入靈王感悟揖子革而饋不食當饋而寢不寐當寢而數日深感子革之言數日不能自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以及於難仲尼曰仲尼論古也有志志書也言古書有云克己復禮克去己理仁也為仁之本也信善哉誠哉楚靈王若能如是楚靈王若能伐鮮虞見經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元博平本卷五十二

彭士望信善哉何處着得此語

左傳評林卷五十二

二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二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十三年

高閔費季氏邑叔

方帥師圍之見家

臣之強季氏之無

君也家臣以邑叛

不以君命而使大

夫討之如是則大

夫非魯大夫也季

氏大夫也師非魯

師也季氏師也如

是而欲討蒯不思

之甚也

陸淳不書復入而

言歸者明非始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二

魯昭公九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十有三年 **春** 叔弓帥師圍費 魯邑內不言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雖

靈王弑比立弃疾殺 比代立是為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

而末列於諸侯故不稱 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 平丘衛地 ○晉復合諸侯必晉合諸侯由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公不與盟 魯不

也以前首惡罪其
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
國惡故不諱○與音預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也所謂原情定罪
啖助討比不稱人
何也并疾以圖位
而殺比其罪鈞也
故不可稱人
陳宗之晉自重立
之後會盟皆大夫
至此而再合諸侯
晉昭初立有志於
收諸侯也而叔向
諸臣德薄材下故
卒於無成自是亦
不復合諸侯
程頤晉罪公不使
與盟雖欲辱公然
得不與同盟之罪
實為幸也
吳徵公雖不與同

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
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箕公子之辭也蔡季
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
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
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冬十月葬蔡

靈公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

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帥焉曰滅**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見經**弗克**不能**敗焉**反為費

平子怒季孫意**令見費人**見費邑之人**執之**執而**以**

為囚俘以為囚**治區夫曰**區夫魯大夫**非也**言平

費人若遇見費**寒者衣之**苦於寒者與之

飢者食之苦於飢者與之**為之令主**以美德為**而共**

其乏困而供給其貧乏**費來如歸**費人來者得**南**

氏亡矣如此則南**民將叛之**費之民人**誰與居邑**

若憚之以威若曉之以**懼之以怒**壓之

民疾而叛使費邑之人**為之聚也**是為南

若諸侯皆然設若諸侯皆**費人無歸**費人

不親南氏雖欲不與南**將焉入矣**將安所入

平子從之季平子從**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殺大**

楚子之為令尹也楚靈王襄二十**殺大**

五傳平木卷五十三
二

之不書帥師不書
侵伐以見其滅之
之易也
傳十三年
湯雖蒼南制之叛
雖以不見禮之故
然一則曰歸其室
於公一則曰我以
實為公臣所為不
忘乎公室未始欲
以邑附他國也故
後雖以費入齊而
君子不名其叛
滙參冷區夫曰非
也言非策也孔疏
孫鑿意好以鍊句
見致第微傷繁且
亦嫌四字句多
與貫珠者論田單
事可參看

司馬遷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在元奪遂居田
居掩之族言遷許在九而質許圍圍許大夫取以蔡
遠氏所以怨而質許圍為質○質音致蔡

洧有寵於王洧蔡人仕楚者有寵王之滅蔡也滅蔡
於楚靈王○洧音委王使與於守而行靈王使
其父死焉洧仕楚其父王使與於守而行洧守國

而王行至乾谿與去守音狩申之會在四越大夫戮焉越大夫常
王奪闔韋龜中犢韋龜令尹子文玄孫又

奪成然邑成然韋而使為郊尹郊尹治郊竟大夫蔓
成然故事蔡公蔓成然即成然蔡公即棄疾故猶舊

故遂氏之族遂掩及遂居失田許圍為質蔡
洧喪父蔓成然喪邑及事皆王所不禮也皆靈王平

因群喪職之族因楚之群大夫失職啓越大夫
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開而圍固城圍楚

之克息舟勝楚息城而居之常壽過棄息觀起之死
也觀起死在襄其子從在蔡從觀起之子事朝吳朝

故蔡大夫聲子觀從今不封蔡今若不為蔡蔡不
封矣失此機會則蔡我請試之楚故欲試作難以蔡

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子哲奔鄭觀從矯棄疾命以召
及郊子于子哲已而告之情觀從以情告子疆

與之盟疆與子于子哲入襲蔡蔡之入掩襲蔡公將食
見之而逃棄疾奔見觀從使子于食使子

補注王肅曰越大
將進食

夫當壽過也申之蔡公之林食
會經書淮夷而不蔡公之食
書越者以常壽過
有罪不得列會故
不書越也戮者陳
其罪惡以徇諸軍
言將殺之終亦不
殺過至今在楚故
怨而作亂
穆文惠子圍弒君
逐二公子又歛秦
怨不仁得國為俸
已極乾谿之變遂
成王崩固理勢宜
然哉
魏禮城而居之此
當是越大夫所為
補注孔氏曰固城
城之堅固者息舟
即是其一以圍時

蔡公之林食
坎用牲加書
其掘地為坎以埋牲血加書
其土偽為與蔡公盟之徵
驗以而速行
既盟又使子于子
哲速去勿留在蔡
已徇於蔡
自徇而告
於蔡公召二子
詐言蔡公使召
子于子哲二子
將納之子於楚與
之盟
既與二子
成盟而遣之矣
先遣二子
入楚矣
將師而從之
師從
其後而
蔡人聚
蔡人將執之
將執觀從
以爲歆言
辭
辭謝衆曰
失賊也
言既失正賊
成軍
蔡公又
而殺余
而杜
何益
何益
乃釋之
觀從不問
朝吳曰
故蔡大夫
聲子之子
二三子若
能死亡
謂蔡人若能
為靈王死
則如違之
公之命
以待所濟
以待城
若求安定
若蔡人欲求
則如與之
公之命
以濟所欲
以成其
所欲為
且違上何適而可
上謂蔡公違上
何往而不可言不

有所毀故更城而
居之
魏禮觀從志在對
蔡亦疾志在得楚
兩不相謀而二謀
適合機會之來故
是天意
陳明卿子于子哲
二人觀從召之來
則來強之盟則盟
何其以身而輕徇
入若是卒為并疾
所駭而自弒有以
也
魏禮觀從提蔡公
上於虎豈不得更
王元美朝吳以陳
蔡人有故國之思
故許其復國以招

也衆曰
衆感其言
乃應曰
與之
公
乃奉蔡公
子棄疾
召二
子
召子于
而盟于鄧
共盟于楚
依陳蔡人以國
封陳
國而依
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
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
帥六邑之師
因
四族之徒
四族遠民許圍
以入楚
時靈王在乾谿
及
郊
郭外為郊
陳蔡欲為名
陳蔡欲為名
復仇之名
故請為武軍
欲
壘壁號曰武
蔡公知之
棄疾知
曰欲速
言欲速
且役
病矣
且役人已
請藩而已
請為藩
乃藩為軍
乃設藩
軍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人
須務牟史狎皆楚大
夫蔡公之黨也使一
子先入楚
○狎音
因正僕人
正僕犬子
殺太子祿及
牌又皮又禪上

慰之

彭士望凡暴主治
罪雖魯從桂誤無
免者故迫人至是
朝吳因而恐之鮮
有不從

湯睡菴楚度之獄
公子比俱亂而弑
也其歸晉人奉之
而歸也則主此謀
者專在晉矣考之
書法其義自見如

左氏所云則弑君
由亂眾而所恃以
為主者弄疾也此
情為人所協耳於
法應書楚人弑君
以著眾亂之實豈
得專歸大惡於比
且比之歸本因晉

力而國中應之傳
載叔向之言曰去
晉而不送則與經
文自晉之意不合
又曰歸楚而不逆
則與經文歸楚之
意不合故凡左氏
之說類多傳聞君
子於此亦信其所
可信者而已
穆文熙子革三策
無一可行所謂病
在膏肓雖司命亦
無如之何者矣至
其奔主而歸其自
為謀則善也
彭士望然丹三策
皆不可行歸楚其
本懷也
穆文熙靈王善處

公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之子罷音皮公子比為王立子于公子

黑肱為令尹以子哲次于魚陂師次于魚陂之地公子棄疾

為司馬蔡公為先除王宮先除治楚王之宮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子于使觀從從而遂告之告使叛且曰且與之約曰

先歸復所先歸國者各安其所後者後歸者坐以截鼻師及

訾梁而潰靈王歸及訾梁之地而眾潰散王聞群公子之死也靈王聞大

自投于車下不勝忿怒自車下曰人之愛子也

亦如余乎亦與我侍者曰王之左甚焉他

小人老而無子言小人若身已老而無子息知擠于溝壑

矣擠隊也言死而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言我從前多殺他人之子

能無及此乎能無及於此報而使右尹子革曰即鄭

請待于郊請靈王待於楚之郊外以聽國人以聽國人之所與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言楚眾皆怒不曰子革若入於大都請

而乞師於諸侯而求諸侯之王曰皆叛矣

曰子革若亡於諸侯請靈王出奔適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也以聽大國之圖謀納君王曰大福不再言

君大福不適足以為諸然丹乃歸于楚然

王而歸于楚王而歸于楚王公夏夏漢水別名順流為將欲入鄆

將欲入將欲入鄆羊尹無字之子申亥曰申亥無字之子吾父

再奸王命吾父謂無字斷王旌執人王弗誅靈王不

左傳詳載卷五十一

正有不誅無字一節乃竟賴其子為收骨焉不然吾不知其死所矣至申亥以二女殉墓則夷俗也

經世鈔申亥之於靈王伍員之於平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故不可不慎

惠孰大焉其為恩惠孰大於此君不可忍既為吾君不可忍視其死惠不

可棄受君之惠不可棄背其患難吾其從王我其從王以救其難乃求王申亥

乃求靈靈王遇諸棘闈棘里各闈門也遇靈王於棘里之門以歸申亥以靈王歸其私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靈王乃於申亥之家自經而死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申亥感靈王之恩以其二女從葬觀從謂

子于子于時已立為王曰不殺棄疾棄疾即蔡公言雖

得國雖得楚國猶受禍也命于于必受其禍子于曰余不

忍也言因棄疾得楚不忍殺之子王曰即觀人將忍子人將忍子將忍於殺

吾不忍俟也我不忍俟禍之至乃行觀從乃辟國每夜駭

曰王入矣言靈王入國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呼周徧心棄疾使人徧走國曰王至矣言靈王至矣國人

大驚國人以為靈王實至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哲蔓成然棄疾

走告靈王曰王至矣言靈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棄疾

以恐子于將來矣將來殺子于君若早自圖也君謂子于若

以無辱可以無殺戮之辱眾怒如水火焉眾怒難犯如水火之狂暴不可

為謀不可更又有呼而走至者成然之言未畢棄疾又使人呼而走至

曰眾至矣言殺司馬之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

疾即位是為平王名曰熊居改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葬子于于訾

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殺囚棄疾乃取

衣之王服衣囚以楚王之衣服而流諸漢流諸漢水之中乃取而

不至此

是聽而中無定見焉此所以賞斷不而見欺於弃疾也

經世鈔王至矣弃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哲皆以訛言得

彭士望中插弃疾使呼前後兩呼自見

李于鱗二子之死今之所稱威逼也雖然二子之狂愚固有死道哉

彭士望皆自殺可見虛聲自殺足見二子庸劣

魏禮觀從不行必不至此

彭士望以假王生殺二子以假王死靖國人俱倉卒定變能手

陳傅良獲其五帥吳楚相敗皆不書至定四年始書之魏禧平王臨深為高彭士望舊君之惡跡新君之德資也

魏禧鄭雖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

陳明卿按子躬違命而不致由王復喜之此蓋狗時之私而不知人臣奉使之體者也

經世鈔平王有英爽之氣然亦不識大體

附見羊尹氏告平王以靈王極在我

葬之乃取因誰以為以靖國人以安靖楚國之人使子旗為

令尹子旗即蔓成然平王以其有功使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

敗諸豫章吳要楚師而敗之豫章○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

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相舉之役吳人會舟于淮內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時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

在江南豫章即蕩侯潘子司馬督平王封陳蔡

立陳惠公吳于陳蔡平公廬于蔡復其故國陳蔡已滅故言封復遷邑九年遷許于

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至是皆復其舊致群賂如舉事特所許貨賂今皆致之施舍恩

惠舍寬民以寬民力宥罪赦宥罪戾舉職脩舉廢官召觀從觀從放

乘疾今召用之明王曰平王謂唯爾所欲唯汝欲唯爾所欲為何官對

曰觀從臣之先佐開卜言臣之先世佐乃使為卜尹

乃使觀從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子躬楚大夫且

致欒櫟之田欒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聘畢弗致

知鄭自說服鄭人請鄭人請於枝如子躬曰聞諸道路言聞諸

不須致賂故鄭人請枝如子躬曰聞諸道路言聞諸

間將命寡君以欒櫟將與鄭君以欒櫟之田敢請命敢請致對

曰枝如子躬臣未聞命臣未聞致既復命於楚王王問

欒櫟王問欒櫟之田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必謝違命曰臣過失命實

有過失未之致也未及致之命王執其手平王親執曰

子毋勤子謂子躬毋自勤辱○毋音無姑歸且歸不穀有事不穀平

有事有王美其有權有他年及至羊尹申

亥以王極告申亥葬靈王乃改葬之平王乃取初靈

家故平王取而敗
葬之

經世鈔起處歷叙
眾然致亂之由留
此一段橫舉無知
之狀作結妙

郭眉菴此適然之
變而以邪心成之
者也不可為典也
繼缺焉而後可以
議及繼正也及權
也長幼亦然長正
而幼權

不密保無漏言以
濟私乎

王卜曰先時楚靈王嘗命龜以卜余尚得天下言我庶幾可得天下不吉龜兆

不投龜怒投靈龜於地詎天而呼詈天而呼曰是區

區者言是區區而不余界而不以與我余必自取之欲以我必

智九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國人皆患靈王之貪欲無厭也故從

亂如歸民樂於從亂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先時楚共王無大適子

適丁歷反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欲立為太子不

乃大有事于群望乃大祭祀于君望而祈祈禱於神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言請神自擇五人使主社稷使主楚國社稷之祭

乃徧以璧見於群望乃奉璧玉徧謁于羣神曰而告諸神當

璧而拜者言五子若有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神所選立之人也誰敢違

之誰敢背違既既謂羣神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大室楚祖廟巴姬共王妾共王與之密埋璧於廟庭使五人齋使五子皆齋戒

而長入拜從長幼次序入拜康王跨之康王熊昭也跨

過埋靈王肘加焉靈王熊虔也拜時手肘加於壁上子于子哲皆遠

之公子比公子黑肱皆與平王弱乘疾幼弱抱而入使人抱以

再拜皆厭紐初埋時微見璧紐以為審識乘疾闕

韋龜屬成然焉韋龜知乘疾必得立故以屬音燭且曰且言

曰棄禮棄立長之禮違命違當璧之命楚其危哉致

靈王子于在晉觀從矯韓宣子問於叔向晉韓宣子問其疾于叔向

曰子于其濟乎言子于此歸其成事否對曰叔向難

經世鈔同惡謂弄
疾于子思靈王

舊注未是
孫鑣卑論子于兼
及平王

同土排而不精與

國語相近

穆文鳳五難之中

其不聞達者與無

費而動尤為緊要

蓋事機之會惟達

者識之無達者是

以動非其時徒為

入掃除耳并疾反

所為宜其符當璧

之兆也

經世鈔在當時晉

人觀之則曰無費

而動以楚事論可

謂費矣并疾亦乘

機得國非異時也

沈雲將此云誰能

濟之下云誰能害

之紀律嚴密

左傳詩林卷五十三

其事難成 宣子曰同惡相求 謂乘疾親恃子于共同好惡故來相求○好惡並如字又

如市賈焉 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 何難 其事必成何難之有 對曰無

與同好 言乘疾本不與子于同好 誰與同惡 則乘疾亦不得與子于同惡 取國

有五難 取國之難有五事 有寵而無人 有大國之寵而無賢人以輔之一也

有人而無主 雖有賢人而無內主為應 二也 有主而無謀 雖有謀策而無內主而無 三也

有謀而無民 雖有謀策而無民人歸附 四也 有民而無德 四者既備 五也

子于在晉 子于依晉國之寵 十三年矣 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 晉楚之從 晉楚之士從子于遊 不聞達

者 皆非明達之人 可謂無人 可謂無賢人以為輔 族盡親叛 宗族既盡親戚亦叛

可謂無主 可謂無內主以為應 無費而動 召子于時楚未有費 可謂無

謀 可謂無謀 為羈終世 終身羈客在晉 可謂無民 可謂無民以為歸

亡無愛徵 子于既奔楚人無愛念之徵 可謂無德 可謂無德以係人望 王虐

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于 借使楚人欲君子于涉五難

以弒舊君 涉此五難以弒靈王 誰能濟之 終亦無所成也 有楚國者 終能

其棄疾乎 其棄疾當璧之人乎 君陳蔡 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兼

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方城之外皆屬棄疾 苛慝不作 上不為虐惡之政以

民盜賊伏隱 民不為盜賊之行以奸 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也 民無

怨心 下無怨上之心 先神命之 先神謂羣望有當璧之命 國民信之 國民信其

羊姓有亂 楚羊姓言楚國有亂○羊音未 必季實立 季少子也必少子得

楚之常也 楚之先代常是如此 獲神 當璧一也 有民 信

君也 信

信

二也利二令德無苛三也利三寵貴貴死四也利四居常

棄疾季子五也利五有五利有得國以去五難無得國誰能

害之終無能子于之官論子于所則右尹也右尹數

其貴寵數于于之貴則廢子也廢子以神所命論子

命則又遠之遠當壁其貴下矣位不其寵棄矣父既

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其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齊侯晉文晉侯不亦是乎不亦皆廢賤

對曰齊桓齊侯衛姬之子也衛姬齊僖公妾有寵於

僖有寵愛於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子

人之輔是賢有莒衛以為外主出奔莒衛是有國高以

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其從善言也如下善齊

肅其下善人也不藏賄不藏貨賄不從欲不從私欲

有國是以齊桓不亦宜乎言其我先君文公晉重狐

季姬之子也犬戎狐姬晉獻公有寵於獻有寵愛於

好學而不貳言篤志於學生十七年十七有士五人

遭驪姬之亂有狐偃趙衰顛頡魏有先大夫子餘即

子犯即狐以為腹心以子為文有魏犢即魏賈

佗不在五以為股肱以子為文公股肱之助稱五

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

地陶朱公三致千所賢也

王荆石上不言弄疾有主此不言子于不居常其義一也

張半菴論齊桓晉文併引文公作證分為兩段各序其有賢臣為輔而至子比則以無字反應有主情文無至

按文公歸國始伯庖丁解牛亦有餘蓋叔向所賢也

金蘇武持節歸漢

翁家鉉使元安置

河漢皆以十九年

何其數之相符乎

出王崇知新錄

彭士望堅志成事

十可八九

俞寧世後段通作

波又起如行巖上

離頭逆流而上峰

巒林木歷二改觀

經世鈔論子于弄

疾得失及桓文不

同處俱精詳確當

可謂有識之言

陳師于子于所以

蒙弒君之名而弄

疾所以得國

經世鈔上不過言

事之成敗子于

書弒君所不解舊

注未是

穆文熙叔向賢者

乃欲晉以威示諸

侯無乃為失言乎

張洽晉平主盟內

惑於寵嬖以女色

蠱其心外崇建宮

是外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九年自亡至歸

不恤民從而與之

惟文公在民無異望

助晉成其霸業

異於子于與子于

國有與主楚國以為與主

無援於外子于又無結黨

以兵衛歸楚而不逆

有國而君之乎傳言子于所以

蒙弒君之名而棄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祁

斯諸侯朝而歸者

為取鄭故在十一年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會乃並徵召告于吳

下邳晉昭公先與吳夷昧為會

還乃歸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千乘三十萬人

諸侯于平丘

以會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謂欒枝卻穀狐突

先軫為文公內主

獻無異親

天方相晉

此二君者

去晉而不送

何以冀國

皆有其貳心

皆以諸侯來討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吳子辭

甲車四

羊舌鮒攝司馬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所以益曠祖業也

鍾伯敬晉此舉益

內有不足以虛聲

服入去力服者已

遠矣况桓文而上

者乎然叔向此時

亦自有一段苦心

即彌縫支吾猶懼

不足而辭以貪聞

之小人不顧國之

利害如此謙國者

值此亦苦矣

王荆石子產練習

國體故每事斟酌

適宜過於大叔而

大叔亦有從善之

度

滙參幄幕九張蓋

九幄九幕也

按晉重耳受曹偃

聲

悔之于大叔自

亦如之亦如幄幕九張也傳言子

衛地即平丘也

叔鮒求貨於衛叔鮒貪欲求

篋錦衛使大夫屠伯以

攜貳未有離

敢有異志志向何

敢請之敢請晉

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大夫

亦將及矣於禍矣

命賜之予謂屠伯若以衛

屠伯從

未退而禁之衛客未退而叔鮒已

尋盟將與諸

獻公獻公王卿

何對曰劉獻

信晉君苟

以文辭以文德之

雖齊之不庸多矣

請帥王賦請帥上室

以先啓行啓開也

每舍損焉宿舍減損其數

及會及至

次于衛地上為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曰諸侯事晉言諸侯服

敢有異志敢有他

敢請之禁止之

晉有羊舌鮒者姓羊舌名鮒

亦將及矣於禍矣

命賜之君之命以錦賜之

屠伯從

未退而禁之衛客未退而叔鮒已

尋盟將與諸

獻公獻公王卿

何對曰劉獻

信晉君苟

以文辭以文德之

雖齊之不庸多矣

請帥王賦請帥上室

以先啓行啓開也

及會及至

次于衛地上為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曰諸侯事晉言諸侯服

敢有異志敢有他

敢請之禁止之

晉有羊舌鮒者姓羊舌名鮒

亦將及矣於禍矣

命賜之君之命以錦賜之

屠伯從

未退而禁之衛客未退而叔鮒已

尋盟將與諸

獻公獻公王卿

何對曰劉獻

信晉君苟

以文辭以文德之

雖齊之不庸多矣

請帥王賦請帥上室

以先啓行啓開也

遲速唯君欲佐晉

三傳平林卷五十三

二十一

舉謬矣
張天如叔向蓋披
天子之元老以為
重而恐齊人以此
得不盟

叔向告于齊乃使叔向復召齊盟曰諸侯求盟言諸侯願受齊盟已在

此矣皆已會今君不利今齊君不以寡君以為請寡君以為請君

敢以此對曰齊人諸侯討貳諸侯有討於攜貳之國則有尋盟

則有尋盟若諸侯皆稟用晉之命令何盟之尋託用命令以拒晉不肯

尋凡國家之叔向曰國家之敗所以禍敗有事而無業有朝聘之事而

無貢賦業而無上事則不經經常也則朝聘之事不可常繼有業而無禮有貢賦之

業而無上業須禮而有禮而無威有上下之禮而

無可畏業交好之事不得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生有威而不昭有

而無上下之禮事昭告神明共則不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信義

有上下之禮而無昭告神明敬皆棄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所

由傾覆也此國家所由以傾危覆滅也是故明王之制是以聖明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二

而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財去聲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一年

所以顯昭明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志業於好志業於好志貢賦

於交好故使講禮於等講上下之禮在示威於眾示

畏之威在於聚昭明於神昭明於神明盟誓之信義在於自古

以來自古未之或失也通行此法存亡之道亡之道

恒由是興守之則安存廢之則危亡常由此起晉禮主盟晉依先王先

盟懼有不治猶恐諸侯之奉承齊犧奉承齊盟之犧牲而布

左傳評林卷五十三

二十一

序不共敬矣有可

畏之威而不昭告

神明雖為共敬不

明著矣

按共則不暇注信

義二字未得當

補注叔向言朝聘

之節大數與周禮

不合蓋東遷典藉

散失士大夫亦無

所折衷

全元美志業講禮

似矣而以示威昭

明為存國之道恐

非確論

左傳 卷之五十三 齊晉平丘之盟

諸君而陳布此求終事也求以終竟諸君曰今齊君

余必廢之我必欲廢好何齊之有何齊請為唯齊人聞

之唯齊君自寡君聞命矣言已知齊欲齊懼齊人聞

強而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大國制敢不

聽從不敬既聞命矣既聞尋盟敬共以往敬共犧牲

遲速唯君或遲或速叔向曰諸侯有間矣

不可以不示衆兵衆脅之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旆旆游也王中復旆之軍將戰則旆故諸侯

畏之將戰故畏其衆邾人莒人愬于晉自昭公即位

不朝夕代莒無故怨愬晉邾魯同好又曰魯朝夕伐我言魯人朝

國幾亡矣近於亡國我二國不魯故之以

以魯伐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使叔

辭魯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諸侯為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晉知不得服事請君無勤請魯君無勤厚來

子服惠伯對惠伯即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在邾

信邾莒蠻夷之謂詐以絕兄弟之國棄絕我同姓棄周公之後

棄絕我祖周亦唯君寡君聞命矣言魯君聞

命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言晉君有兵車

以無道行之雖以無道必可畏也其威亦况其率道

何况率由道其何敵之有戰勝攻取誰牛雖瘠

遂以失伯蓋會宋會流之後楚曰憑

陳廣野邾莒正窺晉有恐喝諸侯之意故以魯愬後世人信之所謂讒患弘多也

穆文熙邾莒無故詐魯冀免晉貢蓋狃於前詐之得行耳晉君不察遂以絕晉而叔向知者亦為強大劫制之辭至引南蒯子仲之事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而晉不之念反舉其事以為魯釁而欲乘之失盟主之義矣

俞寧世晉自此十五年不合諸侯迄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伯蓋會宋會流之後楚曰憑

立專 平林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三

牛自喻 無德 以晉 死也 上豚 必

陵晉曰偷逸叔向 不忍坐失諸侯勉 爲此會示威示衆 事非得已故此文 以晉爲主以鄭爲 名

胡寧叔向之言北 官勳也魯人之言 曾子之守約者也 魯人能言而不能 待故恐而不教與 盟聖人信其義以 訓後世故直書其 事而不以爲諱也 戴溪桓文之伯先 屈意交會今昭公 復伯最先治魯晉 之盟主止於此亦 理勢然也

王或菴春秋之盟 未有如平丘之不 義者胡氏論之詳 矣左氏直序其事 以叔向爲主晉之 罪皆向之罪也顧 示威示衆衛畏而 賂貨齊畏而與盟 魯畏而聽命獨被 子產窺破視若無 有爭承不屈向遂 無如之何故此傳 以叔向爲主而子 產爲賓此作者之 意也 穆文熙子產所爭 係國大体不然貢 賦無極區可立得 雖不見討其能國 乎大赦子產之見

左傳言本卷五十三

雖甚債於豚上債什也豚小猪也以瘠牛什其畏不

死牛不畏豚之不死亦猶南蒯子仲之憂事在其庸

可棄乎言魯新有憂若奉晉之衆若用晉四用諸侯

之師用平丘諸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

以討魯罪以討治魯間其二憂因南蒯子

何求而弗克將何所求魯人懼魯人懼聽命不取甲

戊同盟于平丘見經齊服也稱所以令諸侯日中造

于除除地爲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

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子大叔止之子大叔止

使待明甲使待明及夕及是日子產聞其未張也子

使速往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無所

及盟及爲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

貢昔者天子班輕重以列貢賦輕重列尊貢重公侯

周之制也周之法卑而貢重者位卑而貢

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鄭伯男也爵在伯子男

而使從公侯之貢不應出公懼弗給也恐不能敢

以爲請取請貢諸侯靖兵兵爲盟好以爲事以和好

行理之命行理使人無月不至無月不至貢之

小國有關小國關所以得罪也所以

諸侯修盟諸侯修其存小國也本欲小國受貢

左傳言本卷五十三

左傳言本卷五十三

於是其優劣矣

補注王肅曰鄭伯

爵而連男言之猶

言公侯足句辭也

孔氏曰僖二十九

年例云在禮卿不

會公侯會伯子男

可也是伯國下同

子男也

孫執社按晉會諸

侯由是正一曰不

可以示威一曰

不可以示衆夫

仁義不足而後假

之仁義固人心世

道之憂也兵力不

足而後假之兵力

其世變為何如哉

孫鑣爭事且語必

多何為止記此

獻無極貢賦之重亡可待也危亡之禍存亡之制貢賦

法輕則小國存貢賦將在今矣在今日自日中以爭主

于昏晉人不許故自日晉人許之晉人乃既盟

子大叔咎之責子產曰諸侯若討言諸侯若其

可潰乎其可潰易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政不貳偷

之不暇貳不壹也偷苟且也何暇討又何暇國不

競亦陵為國之道不與人競何國之為不為國公不與

盟信邪苦之謂欲討晉人執李孫意如即李平以

幕蒙之以幕帳蒙使狄人守之使狄人守而護之司

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冰箭箭可以取飲

飲以冰承之以蒲伏焉以蒲伏焉蒲伏與匍匐同蓋蒲守者御

之狄人之守季孫者御止乃與之錦而入司鐸射乃

從即子服惠伯從平子產歸未至未至聞子皮卒

無為更為唯夫子知我夫子謂子皮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仲尼論其事謂子足以為國基矣足以立

詩曰舉小雅南樂只君子只語助言樂與君子邦

家之基乃邦家之子產夫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乃

且曰仲尼合諸侯合諸侯藝貢事藝貢賦

求樂者也求樂者也

十餘句得晉人答飲以冰承之乃更濃

若以諸侯之兵討之先本備此用晉人以平子歸執之以歸子服湫

善二語令人凄然

穆文熙人生知已最難子產無為為

子之才世恒有而
飽罕不恒有也可
勝悼哉

左傳詩本卷五十三

二十六

之事使禮也嫌爭競不順
有定制禮也故以禮明之
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
修備且不修戰守之及中人中人中山西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

按字彙衝車名從
旁衝突者通作衝
荀子源衝攻城車
雁參本房子國楚
靈王遷居於楚
夫概奔楚楚封於
此故曰吳房杜作
防傳寫誤也

驅衝車與大獲而歸為十五年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許胡沈小國也道
復之皆復許胡沈道禮也傳言平王得
隱太子之子

張半菴弄疾自以
當璧之祥窺伺君
位非一日矣且
魯比藉陳蔡以發
其難既殺比而自
立欲以悅國人之

復之皆復許胡沈道禮也傳言平王得
隱太子之子

心遂復陳蔡以暴
虐之惡而歸功於
己此假義之事何
以稱焉雖然楚自
此不為患於中國
則弄疾亦過於虞
遠矣

廬歸于蔡隱太子有禮也
悼太子之子

葬蔡靈公國復成
禮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
嫌楚所

公如晉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中行穆子
曰諸侯

相朝言諸侯講
講舊好也講舊日之和好也
執其卿

相朝言諸侯講講舊好也講舊日之和好也
執其卿

而朝其君執季孫意如而
有不好焉於和好有
不如

而朝其君執季孫意如而有不好焉於和好有
不如

辭之勿受其朝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
伯之子彌

辭之勿受其朝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
伯之子彌

王弗許楚平王
曰吾未撫民人言我未撫
後

王弗許楚平王曰吾未撫民人言我未撫
後

神我未敬事楚
未修守備我未修飾
楚國之

神我未敬事楚未修守備我未修飾
楚國之

家未安定楚
而用民力而輕用人
敗不可悔地不可

家未安定楚而用民力而輕用人敗不可悔地不可

州來在吳州來之邑
猶在楚也可以復取而有

州來在吳州來之邑猶在楚也可以復取而有

左傳詩本卷五十三

二十六

左傳 宣子 卷五十三
子姑待之謂子旗且少待之傳 ○錄 季孫猶在晉

季孫意如被執今猶在晉 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子服椒私曰

魯事晉言魯服 何以不如夷之小國何故不如邾莒

魯魯之 兄弟也與晉同姓 土地猶大魯自廣大 所命

能具尚能供給 若為夷棄之絕之○為去聲下同 使

事齊楚使事齊楚 其何廖於晉於晉之病 以親親魯

國與大與魯土 賞共賞魯能共命 罰否罰其不供 所

以為盟主也行此四者所以 子其圖之勸荀吳其 諺

曰俗諺之 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 吾豈無大

國言非獨 穆子告韓宣子穆子即荀吳以惠 且曰穆

其雄也乃未幾而且告 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靈滅二國 而為夷執親

為叔魚所恐遂懼而先歸又何懼也 夫晉人罪魯既非兄弟之親 將焉用之將安用盟主為 乃歸季孫

其罪又囚其命卿子從其言乃 聽季孫歸乃 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言魯君未知所 合諸侯而執其老諸侯大夫稱老言晉 若猶有罪若

法 不能乃使詐之一 之謂人各有能有 滙參謂叔向曰此 不能乃使詐之一 法

鍾伯敬叔魚詐季孫怯故一則無情而泣一則見泣而懼

孫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

并得罪其時叔魚出奔來魯自歸於魯君武子之賜微武子之賜武子季

武子之賜不能至不至於今於今日雖獲歸骨於晉今雖得

歸於猶子則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也敢不盡情敢不

實以歸子而不歸子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聞

謀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何其

何以此且泣且泣以平子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先

惠伯待禮待見遺之禮

昭經十四年

程端學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

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

王葆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也

家鉉翁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責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傳十四年

孫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

并得罪其時叔魚出奔來魯自歸於魯君武子之賜微武子之賜武子季

武子之賜不能至不至於今於今日雖獲歸骨於晉今雖得

歸於猶子則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也敢不盡情敢不

實以歸子而不歸子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聞

謀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何其

何以此且泣且泣以平子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先

惠伯待禮待見遺之禮

昭經十四年

程端學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

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

王葆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也

家鉉翁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責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傳十四年

孫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

并得罪其時叔魚出奔來魯自歸於魯君武子之賜微武子之賜武子季

武子之賜不能至不至於今於今日雖獲歸骨於晉今雖得

歸於猶子則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也敢不盡情敢不

實以歸子而不歸子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聞

謀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何其

何以此且泣且泣以平子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先

惠伯待禮待見遺之禮

昭經十四年

程端學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

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

王葆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也

家鉉翁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責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傳十四年

孫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

并得罪其時叔魚出奔來魯自歸於魯君武子之賜微武子之賜武子季

武子之賜不能至不至於今於今日雖獲歸骨於晉今雖得

歸於猶子則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也敢不盡情敢不

實以歸子而不歸子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聞

謀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除治館舍西使近河其若之何其

何以此且泣且泣以平子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先

惠伯待禮待見遺之禮

昭經十四年

程端學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

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

王葆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也

家鉉翁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責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傳十四年

孫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十一年叔魚坐叔虎與

補注大夫不書至
降於君也必執然
後書至重正卿也
傳例非陳氏亦曲
為之義

臣不忘
畏子以及今
以至今日
三年聽命矣
自初叛
子若弗圖
不謂南氏若
不早自圖謀
費人不忍其君
人

雁參司徒老祁為
入慮癸為一人司
徒姓老祁字

且南蒯何所往
而不逞快其欲
請送子
出奔
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五
日冀有變

南蒯叛季氏祁癸
又叛南氏天理快

遂奔齊
南蒯遂
出奔齊
侍飲酒於景公
南蒯侍齊
景公飲酒
公曰
齊景

王元美哲之言何
其聞於太義哉傳
云食上之毛醜非
君臣夫家臣亦魯
公之臣也如曰張
公室而罪焉是使

罪莫大焉
職
越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
逐蒯而復

家臣皆私其家以
弱其公也而可免
乎公山不狃據費
召仲尼仲尼欲就
之曰且為東周焉
南氏子而有君子
者輔之盡忠以匡
正其主使還政與
邑於公而退守臣
節焉魯於是其庶
矣願區一欲以力
勝之安得不蒙叛
夫之名

對曰
南蒯
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也言臣非
叛君乃欲強公

魏世倣弄疾可謂
逆取順守者然攻
靈王殺子罕亦未
為大逆也子于之

私家
子韓哲曰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

上國之兵於宗丘
宗丘楚地上國在國都之西
且撫

其民
且鎮撫西
分貧
貧乏者
振窮
窮困者
長孤幼
孤

使流
救災患
天災人患者
宥孤寡
孤獨鰥寡者
赦罪

親
與之禮
九族之親
與之比命
任良
選任
物官
物事也
脩
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
亦如之
亦如
好於邊

疆
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
安息民
而後用師
而後用

禮也
以安民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
見經
郊公不

見信十五年

也出劉熙釋名已

靈王殺子罕亦未

為大逆也子于之

死更是有過

彭士望平王新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為近古

王荆五郊公一不感遂致為亂紛起所謂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蓋非虛語也

感郊公著丘公子無哀感之容國人弗順葛國之人不順郊公所為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輿庚輿即葛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蒲餘侯葛大夫茲夫也

也意恢葛羣公子也蒲餘侯與意恢相惡惡去聲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與庚輿相善郊

公惡公子鐸鐸亦羣公子而善於意恢郊公與公子鐸亦羣公子

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公子鐸乃因蒲餘侯之惡意恢而與之謀曰爾殺

意恢因其所惡而使殺之我出君鐸自欲去其所惡而納庚輿而納庚輿以君

葛○輿本許之蒲餘侯從其言為亦作輿楚令尹子旗

有德於王子旗即葛成然有佐立之德於平王不知度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

氏比養氏子旗之黨子旗與之明比而求無厭其所誅求不知厭足○厭平聲

王患之平王以為患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即葛成然子旗也

而滅養氏之族以其與子旗比而為惡也使闞辛居鄭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也○鄭以無忌舊勳在其後以無忌音云○冬十二月蒲

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茲夫蒲餘侯各用公子鐸之謀也郊公奔

齊郊公所善意恢被殺故懼禍而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公子鐸迎庚輿而立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齊使子子送庚輿有賂田葛賂齊以田

附錄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皆在晉有鄆田之爭

久而無成久訟而獄不決士景伯如楚士景伯鄆音勛又蓄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命叔魚夾

叔魚攝理叔魚即羊舌鮒斷舊獄斷音鍛罪在雍子雍子理曲有罪雍子納其女於叔魚雍子

懼罪以其女為賂叔魚蔽罪邢侯叔魚受賂乃曲斷其罪於邢侯邢侯

彭士望謀弟之罪

陳傅良傳見茲夫實殺意恢而書國郊公不書奔說見二十三

補注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鄆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刑與鄆爭疆界楊升菴叔魚以貪廢法誠有死道豈亦韓宣子不能持正論而然

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以叔向之公直明允而不使斷獄宣子不能無罪
汪道昆議論妙品
殺罪字法雍子自知其罪下字法句法

怒刑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刑侯殺二子於晉之朝宣子問其

罪於叔向韓宣子問刑侯之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言刑侯

子三人之罪皆同施生施生施行其生者戮死誅戮其死者可也其亦可也雍子

自知其罪雍子既自知其有罪而賂以買直而納賂叔魚以買其直鮒也

鬻獄叔魚掌獄而受賂以鬻獄鬻猶賣也刑侯專殺刑侯認不得理不直于官而無上專

殺其罪一也以三人論之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

謂之昏亂掠音亮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守

謂之汗墨殺人不忌為賊專輒殺入無所忌畏謂之賊害夏書曰逸昏墨

賊殺昏墨賊皆死刑當殺臯陶之刑也此臯陶所請從之請從之此刑

乃施刑侯施罪於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而陳雍子叔魚之尸

陳廣野此非仲尼之言也今觀向之於市仲尼論叔向即羊舌肸古之遺直也言叔

三言者獨議刑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譏焉蓋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綱之得此也

無乃教救之無素哉如有頑庸弗率則亦預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死以為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子實為之謀主不能正黷貨者之辟而重賜以戎其貪

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刑書晉不為頗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國以寬魯國之憂晉不為虐

嘆何刑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氏之誣孔子無甚於此矣
滙參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惟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夫三罪唯答宣子不可以不証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三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四

魯昭公十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五年甲戌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音

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譏人

所以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合祭于武公之廟戒百官百官齊戒梓

慎曰夫禘之日禘祭之日其有咎乎其主有殃咎乎吾見赤黑

昭經十五年家鉉翁謁餘祭夷味迭為君季子之讓著於平日非夷味死而後讓也夷味當明季子之節以國授闔廬宋穆之與夷是也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之亂闔廬固首惡夷味有責耳
啖助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

告於君宗廟事大夫之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之侵侵，奴氣也。蓋，奴氣赤黑，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非祭祥也喪氣也氣，惡氣也。言此乃喪氣。○氣音分。其在泣事乎其咎在於臨二月

宮大圭十二年伐鮮虞，今又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吳徵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耻也。傳十五年汪克寬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朝吳居子亦長矣今朝吳亦已年長矣。○長，張上。而在下位而在此下位，不得為朝。又謂其上之人無極，又告蔡人，上在朝吳，上位者。曰王唯信吳

故處諸蔡故，使朝。二三子莫之如也。諸大夫莫如而在此上而久居朝，不亦難乎。不亦難乎，久安乎。弗圖若不，必及於難。必為朝吳所害及。夏蔡人逐朝吳

朝吳出奔鄭朝吳被逐，故奔鄭。王怒平王怒。曰余唯信吳且往年若無朝吳為蔡，大故實諸蔡且微吳。且微吳朝吳為蔡，大女何故去之女謂無極，何事使蔡人逐然而

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而豫知朝吳多異，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羽翼，去吳而去之。所以翦其翼也所以翦削蔡之羽翼。○錄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

孫鑣曰：王唯信子，兩語重三遍，檀弓每多此等法，亦自是一種風流。唐錫周看他為朝吳謀像一片熱腸，為蔡人謀為一片熱腸，為平王謀像一片熱腸，大奸似忠信哉。

音汝。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言臣豈不欲與朝吳善。然而

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而豫知朝吳多異，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羽翼，去吳而去之。所以翦其翼也所以翦削蔡之羽翼。○錄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

三傳平林卷五十四

三傳平林卷五十四

彭士望淮陰侯亦

為一辱字起禍

穆太公無忌初讒

朝吳特以嘗試平

王耳乃遂惑於速

飛之言行其說所

以次及大臣太子

不之忌讒之來也

其有漸哉

李笠翁朝吳有功

兩國見信而生而

身而事焉此費無

極所以來位下之

言在其上者所以

生及難之虞楚王

所以信速飛之謗

也費無極固巧於

讒然在君子亦豈

可不審於自處乎

張子房韓信已報

不賴漢寵翩然物

外得其道矣

經世鈔女何故去

之此必王咎蔡蔡

人歸故於無極故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王附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見經圍鼓之別邑鼓人或

請以城叛鼓之部落或請以

穆子弗許穆子弗許不肯受降

左右曰從者曰師徒不勤

晉之師徒無攻城之勤勞

而可以獲城而可以坐得

何故不為受其降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言我嘗聞叔向有言曰好惡不愆

愆過也在上者好善惡惡無

同字下民知所適則在下者曉然知上

事無不濟是故

無有不咸叔或以吾城叛

設或有人以城叛我而即敵也

吾所甚惡也我必甚以叛

人以城來今敵人以城叛我而即敵也

吾獨何好焉我何獨以好賞所甚惡

若受叛人必當推賞若所好何

叛人為好賞所甚惡是賞吾所甚惡也

則何以復若其弗賞而不推賞是失信也

是失信於小人也加於所好若其弗賞而不推賞

是失信於

小人也

何以庇民民無信不立力能則進吾力所能則否則

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王附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見經圍鼓之別邑鼓人或

請以城叛鼓之部落或請以

穆子弗許穆子弗許不肯受降

左右曰從者曰師徒不勤

晉之師徒無攻城之勤勞

而可以獲城而可以坐得

何故不為受其降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言我嘗聞叔向有言曰好惡不愆

愆過也在上者好善惡惡無

同字下民知所適則在下者曉然知上

事無不濟是故

無有不咸叔或以吾城叛

設或有人以城叛我而即敵也

吾所甚惡也我必甚以叛

人以城來今敵人以城叛我而即敵也

吾獨何好焉我何獨以好賞所甚惡

若受叛人必當推賞若所好何

叛人為好賞所甚惡是賞吾所甚惡也

則何以復若其弗賞而不推賞是失信也

是失信於小人也加於所好若其弗賞而不推賞

是失信於

小人也

何以庇民民無信不立力能則進吾力所能則否則

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以吾力所能則否則吾不可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書王室不告諸侯
不赴也

毛晉民知所適數
服數叛數討國之

敵也武侯服孟獲
正用此法蓋一勞

永逸之計細人不
知

林西仲用兵爭利
常事也況大鹵之

捷亦用崇卒薄其
未陣原非純以正

勝者此番不受鼓
叛乃君子不登叛

人之意為名義起
見則可及圍鼓三

月而鼓請降必欲
待其食盡似未免

涉于迂濶先輩謂
其料定彈丸掌握

落得為此義精仁
孰之言以示人可

謂推見至隱矣
經世鈔姑脩而城

此則過矣若以詐
謀論則無不可

孫鑣率而無似有
數句可刪若但去

賈怠二句城可獲
一句猶為稍勁

王陽明降有二道
有畔而降者有服

而降者文王之伐
崇因壘而降所謂

服也鼓人請以城
畔則異於是二故

服而降可受畔而
降不可受

穆文熙荀吳不納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雖獲一邑而教民怠於守備將焉用邑將安用此

邑為哉音烟邑以賈怠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不如完賈音古

舊音烟不如使人保其舊之賈怠凡買人怠惰者無卒卒終也

鮮虞之君我亦能事吾君我教民不怠亦率義不爽而民

循義理無好惡不愆城可獲鼓城既而民

知義所大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君命

不亦可乎言其鼓人告食竭力盡其後鼓人又告而

後取之乃取克鼓而反勝鼓而歸不戮一人殺戮不

以鼓子戴鞅歸戴鞅鼓君名○戴音提○冬公如晉平丘

不與盟季孫見執今平丘之會故也在平丘○附十二

介使既葬除喪既葬除以文伯宴文伯即荀躒

樽以魯壺以魯人所獻王曰景王感魯伯氏晉周

伯氏諸侯皆有貢獻以鎮撫王室鎮安綏撫我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晉獨無有貢獻何故蓋是文伯揖籍

對曰籍談諸侯之封也昔諸侯之皆

受明器於王室皆受明德之以鎮撫其社稷以鎮安

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故能獻常寶

晉居深山晉居河北戎狄之與鄰諸戎諸狄而遠於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左傳評林卷五十四

鼓入之降而其後

又濬甲囊鼓滅之

爲詐蓋不可方物

矣

彭家屋荀吳前之

伐鼓也知其必克

也故爲爲仁義以

張之後之伐鼓也

知鼓人叛晉必死

守也故詐爲敗獲

以襲之時異事殊

而一人之身前後

易態事之矯探造

作不本於中心之

誠鮮有不露者矣

陳傅良以鼓子載

觀歸十二年秋晉

自後皆書卿帥師

今案自晉悼公

大夫將皆從其恒

稱若其年晉荀偃

衛甯殖十七年衛

石買齊高厚十八

年衛孫林父晉士

句二十四年齊崔

杼二十五年鄭公

孫夏之類無稱人

者

同上墓穆后傳見

王室於王室王靈不及王室寵靈拜或不暇言數爲

加陵拜謝謝戎其何以獻器其何以薦獻王曰叔氏叔

師且不得暇而汝也汝忘叔父唐叔唐叔晉始封君

字而忘諸乎先君之事乎叔父唐叔周之同姓故謂

叔父唐叔爲周成王其反無分乎其反無明

成王之母弟也同母之弟其反無分乎德之分器

與其大路密須之鼓文所以大蒐也周文王

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武所以克商也周武

唐叔受之唐叔受此鼓以處參虛參虛實沈

匡有戎狄匡正奄有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

鉞鉞鉅鬯鉞斧也鉞金鉞鉅黑黍鬯香彤弓朱色

虎賁虎賁之士文公受之晉文公受以有南陽之田

撫征東夏撫征伐東非分而何觀唐叔

夫有勲而不廢謂加重賞也有績而載

績功也有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鉞之

旌之以車服旌表之明之以文章昭明之

子孫不忘後世子孫所謂福也此所以保福祚之

不登叔父叔父爲晉侯焉在焉安也將安在且

昔而高祖孫伯鷹而汝也孫伯鷹晉正司晉之典籍

以爲大政以執晉國故曰籍氏孫伯鷹有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

司掌晉國之典籍以爲大政之大政故曰籍氏功於典籍

故其後以世功爲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子適晉爲大史籍

功爲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子適晉爲大史籍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子適晉爲大史籍

子適晉爲大史籍

子適晉爲大史籍

子適晉爲大史籍

左傳言林卷五十四

之四

左傳言林卷五十四

之四

淮參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子以少皞為高祖意同周亮工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按或云晉於是晉大史辛有其第二子名董者適晉乃董狐其後以名為氏也未講是否俞寧世籍談不能對籍氏咎在忘祖王失在樂憂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

厭與之共董督晉典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之後亦以世功女為董氏董狐其後也司典之後也女謂籍談乃司典籍何故忘之何故忘之晉之舊籍談不能對籍談辭窮賓出賓荀躒也王曰籍父其無後乎籍父謂籍談其必無後數典而忘其祖數典故祖業數音所籍談歸自周以告叔向以景王之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得景王將不吾聞之以吾所樂必卒焉心所樂必終於此樂音洛下同今王樂憂今景王居喪若卒以憂終之以不可謂終不可謂之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喪謂王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期於是乎以喪賓宴於是乎以喪又求彝器又求彝器樂憂甚矣貢獻之器

當不終此不易之理非億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不當樂憂記攝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祖鐘伯敬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古之道也故謂有三年之喪二按註天子絕期乃諸父昆弟期年之喪自庶人上至大夫皆為期之喪然若天子諸侯則雖諸父昆弟皆其臣也親不敵故絕不服襄二十二年註云諸侯絕期亦同王元美忘經而多

以憂為樂且非禮也天子無求彝器之來夫諸侯有亦已甚矣亦已甚矣嘉功之由由諸侯有善功非由喪也非由喪王雖弗遂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宴樂以早既遂服又不靜默而亦非禮也又失禮夫禮之王之大經也此王室經一動而失二禮謂既不遂服無大經矣無經常言以考典言語所以典以志經典法所以忘經而多言舉典今忘其經常而徒將焉用之將安多言舉典為哉為二十二年年王室亂傳焉音烟十有六年乙亥春齊侯伐徐齊景有志於代興也楚子誘

言舉典與墓穆后首尾相應

補注將焉用之傳見叔向議不遂服

三年杜說非又按預晉朝議天子之

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心喪三年而

云諒聞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議

景王除喪而議其寡樂已早既葬應

除而違諒聞之節也先儒謂其巧飭

經傳以附人情此言除喪當在卒哭

文又少異

昭經十六年

家鉉翁書說書殺蓋罪之深皆以子

戎蠻子殺之

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三月而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魯公去冬朝晉至今猶在晉

晉人止

公晉猶以取鄭故執

不書

經不書諱之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

講不

○齊侯伐徐

見經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

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楚平王聞其國亂

與蠻子之無質也

又聞戎蠻子素失信於人

信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

見經

遂取蠻氏

也

既取蠻氏而復立其子焉

復立戎蠻氏之子以禮繼其後○復浮去

地

既取蠻氏卒事

而復立其子焉

禮

也

詐之非也立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隨

也

其子禮也

徐

人行成

徐人求成于齊

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隨

邾莒畏齊討已故

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各蓋徐人得甲父之鼎以

從徐子從齊受盟

賂以甲父之鼎

諸侯之無伯

齊

叔孫昭子曰

諸侯之無伯

國

齊君之無道也

興師而伐

會之

有威而還

莫之亢也

伯也夫

詩曰

宗周既滅

之宗今

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

既衰滅

莫知我肄

其是之謂乎

大夫離

莫知我肄

其是之謂乎

居異心

錄三月

晉韓起聘于鄭

晉皆不書今按內

見止執史皆不書

鄭伯享之

稱見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

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凌況說而殺

之乎

同上公如晉踰歲

涉三時之久乃還

意如陷其君也其

後公與兵討之勢

不容已論者謂為

啓覺非也晉之衰

始於平成於昭頃

以迄於亡

傳十六年

陳傅良譁之也傳

見他年正月公在

晉皆不書今按內

見止執史皆不書

公在晉有筆削說

見襄二十九年傳

鍾伯敬陵生於笑
有至理深於謀國
之言
魏憲按此怒其謬
詞亦多強然子產
既戒而孔張後至
則亦無如之何
滙參會朝謂出外
會朝於大國
穆文熙執政之於
群僚猶大將之於
偏裨也偏裨失伍
咎在大將子產之
辭雖難而孔張之
責終亦不能盡辭
也
王元美孔張每忘
其所為客之笑罰
固有歸矣執政者
而不豫閑以禮毋

喪祭有職凡在喪祭受服受服謂君祭歸服歸服謂大夫祭
歸肉於公皆其祭在廟其助祭於已有著位已有表而忘其所
社之戎祭也君之宗廟世守其業世守其祖而忘其所
在位數世居於卿位世守其業父之職業而忘其所
而忘其所言我安得受其恥辱辟邪之
當立之位言焉音烟下焉用同辟邪之
人凡為偏僻違邪而皆及執政皆以其恥辱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規我子謂富子寧
於錄附錄宣子有環宣子即晉韓其一在鄭商蓋五人
朴成此雙環宣子有其一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
有其一故宣子欲得而雙之曰非官府之守
定公以子產弗與子產不欲奪商人曰非官府之守
求玉環子產弗與之所存故不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言此環非官司世守寡君不知鄭君不子大叔

寧不與有耻乎吾
不虞賢如子產猶
多言以拒諫者
孫鑣非官府之守
器大禮語
穆文熙子產初言
大國之人使小國
不可盡獲其求其
見甚卓及韓子買
玉於商人而乃要
之曰子得玉而失
請侯固不與之夫
玉屬於商何與於
國買玉於商諸侯
何得而遂叛之子
產之言過矣韓子
聞言即止其君子
哉
孫鑣兩僑聞法新

游吉子孫公孫謂子產子產告曰韓子亦無幾求言韓
所求不多晉國亦未可貳晉國猶強未晉國晉國韓子韓
執不可偷也皆不可偷若屬有讒人若適有讒諧之
交關其間於交構間鬼神而助之鬼神又從以興其
凶怒以興起悔之何及雖欲悔之吾子何愛於
一環吾子謂子產曾何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而以小
疾於盍求而與之何不求子產曰吾非偷晉言
大國非欲偷而有二心而有二心將終事之將終久是以弗
與是故不以忠信故也所以盡忠於宣子僑聞君子
我聞君非無貽之難不以無貽立而無令名之患於

鍾伯敬陵生於笑
有至理深於謀國
之言
魏禧按此怒甚謬
詞亦多強然子產
既戒而孔張後至
則亦無如之何
滙參會朝謂出外
會朝於大國
穆文熙執政之於
群僚猶大將之於
偏裨也偏裨失伍
咎在大將子產之
辭雖辯而孔張之
責終亦不能盡辭
也
王元美孔張每忘
其所為客之笑謂
固有歸矣執政者
而不豫閑以禮毋

喪祭有職凡在喪祭受脤受脤謂君祭歸脤歸脤謂大夫祭
歸肉於公皆其所職主其祭在廟其助祭於已有著位已有著位而忘其所
在位數世祖父數世世守其業世守其祖而忘其所
而忘其所言我安得受其恥辱辟邪之
人凡為偏僻違邪而皆及執政累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規我子謂富子寧
於錄附錄宣子有環宣子即晉韓其一在鄭商蓋王人
朴成此雙環宣子有其一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
有其一故宣子欲得而雙之曰非官府之守
定公以子產弗與子產不欲奪商人曰非官府之守
求玉環此環非官司世守寡君不知鄭君不子大叔
器也言此環非官司世守寡君不知鄭君不子大叔

寧小與有耻乎吾
不虞賢如子產猶
多言以拒諫者
孫鑣非官府之守
器大禮語
穆文熙子產初言
大國之人使小國
不可盡獲其求其
見甚卓及韓子買
玉於商人而乃要
之曰子得玉而失
諸侯固不與之夫
玉屬於商何與於
國買玉於商諸侯
何得而遂叛之子
產之言過矣韓子
聞言即止其君子
哉
孫鑣兩僑聞法新

子羽公孫謂子產子告曰韓子亦無幾求言韓
所求不多晉國亦未可貳晉國猶強未晉國晉國韓子韓
執不可偷也皆不可偷若屬有讒人若適有讒諧之
交關其間交構聞鬼神而助之鬼神又從以興其
凶怒以興起悔之何及雖欲悔之吾子何愛於
一環吾子謂子產曾何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而以小
疾於益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取憎
非欲偷而有三心將終事之將終以是以弗
與是故不以忠信故也所以盡忠於宣子僑聞君子
我聞君非無賄之難賄為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於

調甚古階

左傳詩林卷五十四

六

職位而無美名乃僑聞為國我聞為國之道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不以服事大國無禮以定其位之患無禮節以安定

其位乃其大夫大國之人謂韓韓令於小國皆存號令

而皆獲其求其所求將何以給之為小國者一共

否若今日有求而與之後日為罪滋大則得罪於大

國之求若大國有無禮以斥之而無禮節何厭之有

尚何屢吾且為鄙邑若唯命是聽則鄭且為則失位

矣則失其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若韓宜子奉君命出

而求玉焉環於鄭貪淫甚矣貪其於此獨非罪乎獨

謂無出一玉以起一罪出一玉環以起鄭國他日不

孫鑣六層意若肆口而出然構法却緊切嚴密

王元美宣子因子產弗與故徑買諸賈人賈人又欲必告君大夫韓子遂復告子產而子產復不與遂辭之韓子蓋亦知畏公

者鍾伯敬告君大夫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度魏應子產後舉誠為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不妨執禮以張國勢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時勢迂儒耳何以為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所與國弗與知

罪吾又失位鄭既失諸韓子成貪貪淫之罪將焉用

之將安用獻且吾以玉賈罪且我以玉環而賈買

亦銳乎銳細小也以韓子買諸賈人韓宜子乃私

商既成賈矣議價已成商人曰鄭必告君大夫

夫而後賣之韓子請諸子產韓起乃私曰日起請

夫環起韓子各言往日起執政弗義執政謂子產不

弗敢復也不敢重有所今買諸商人今私買商人曰

必以聞必以聞於敢以為請敢請子產對答韓曰昔

我先君桓公桓公鄭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

并與商庸次比耦用次序相比而以艾殺此地治此

人俱來比耦比音鼻

左傳詩林卷五十四

六

可也

金聖嘆賢讀至此不應便下須失代子產細算如何處置寔是更難措語

以盟誓為據與信齊侯同法二十六六年展喜對二義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二義取與二義此則取也同上既勿與知則聽其得賈而沽可矣偏把持到底同上吾子得玉上句言你不給賈不

地之荒穢艾音刈斬之蓬蒿藜藿去其惡草而共居呼高及藿音掉世有盟誓世與商以相信也以誠信之曰載

爾無我叛汝商人無我無強賈我無強市爾有利市寶賄汝有逐利於

古毋或句奪我無句乞爾有利市寶賄市珍寶貨賄

物我勿與知我鄭不敢與聞恃此質誓質信也恃故

能相保故能上以至於今自始封至今吾子以好來

辱吾子謂韓宣子以聘而謂敝邑鄭國強奪商人

之玉環是教敝邑背盟誓也背棄與商人

音佩毋乃不可乎言其甚不可吾子得玉宜子得而

失諸侯而以貪必不為也必不肯若大國令若

又不好林評皆貼國有所而共無藝藝法也而供給無鄭鄙邑也是鄭

邊鄙亦弗為也亦不肯僑若獻玉若僑欲獻不知所

成不知其敢私布之敢私布韓子辭玉韓子辭起

不敏不自言敢求玉敢求以徵二罪以要失諸侯鄙鄭

亮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餞宣

子于郊餞送韓宣子之宣子曰二三君子謂鄭請皆

賦請皆起亦以知鄭志起韓宣子名詩子齋賦野有

蔓草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宣子

曰孺子善哉孺子謂子齋美吾有望矣君子相遇子

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之羔裘也取其彼已之

添鑽與享趙孟章同法

楊什菴襄裳之賦
子大叔疑於僂矣
而宣子曰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則深
得招攜服二之微
直

美韓
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子大叔賦襄裳襄裳鄭風

子曰起在此言我今崇敢勸子至於他人乎不復令

他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美其子之言是賦

襄裳其不有此相不有是事警戒之語其能終乎其能終於為

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

風風雨詩取其既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獲兮子柳印段之

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柳賦獲兮子柳賦獲兮印癸也鄭風

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宣子喜宣子喜悅其言曰鄭其庶乎賦

今詩取其俱和女言宣子喜悅其言曰鄭其庶乎賦

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

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皆可以澤及可以

無懼矣鄭國可宣子皆獻馬焉宣子皆獻而賦我將

周頌我將詩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子產拜拜謝使

五卿皆拜使子齋子大叔子游曰吾子靖亂言韓宣

安靖四方敢不拜德宣子之恩德宣子私觀於子產觀見

以玉與馬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子勿取玉環

夫音扶是賜我玉是恩與賜而免吾死也且免我

敢不籍手以拜敢不以玉籍手公至自晉晉人

得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子服惠伯之子子服回

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子服惠伯之子子服回

穆文應私觀子產
此愈見宣子之賢
而子產當有愧色
不知其玉其馬亦
可受之否
鍾伯敬宣子之於
玉始迷而終悟又
以玉馬謝過可謂
有君子之風矣

左傳平林卷五十一

五十一

俞寧世明是三段

文字第一段孔張

失位第一一段宣子

請環第三段六卿

賦詩以位字禮字

罪字耻字信字終

字作賈串遂冷三

段鎔成一片

王元美平公五盟

六會服齊狄寧東

夏平秦亂城淳于

晉人于數當世之

如此

諸侯在會而大

夫實主載書是委

權以與之也荀偃

一怒而十二國興

戎至樂盈之變作

曲沃之民惟知綠

氏不知公室晉幾

分國而並立矣宋

之盟而挈諸侯以

昇楚虢之會再讀

舊書楚會于申用

齊桓召陵之典晉

蓋十年無與國之

事矣至於平丘之

政則又微矣僅二

會大夫一盟諸侯

左傳評林卷第十四

曰晉之公室言晉君其將遂卑矣其將遂卑君幼弱

而質弱晉之六卿其家強六卿強而奢傲盛奢侈而傲慢將因是

以習將因君幼弱而習習實為常習慣自然必能無

甲乎能無至於卑平子曰爾幼時昭伯惡識國豈識

之盛衰蓋平子以幼不信○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

如晉○惡音烏舊作去○秋八月晉昭公卒平子

葬起○九月大雩禱雨旱也時早○錄鄭大旱鄭國

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

斬其木斬桑山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言祭祀

執山林也當養護山林使之而斬其木而斬絕其

罪大矣不敬之罪奪之官邑奪三子居官之○冬十

月季平子如晉即季孫葬昭公昭公平子曰子服

回之言猶信自往見子服氏有子哉子也

經十有七年丙子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

渾之戎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

楚地○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來朝公與之燕魯公與

季平子賦采芣小雅采芣詩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

菁菁者莪小雅菁菁者莪詩取其既見昭子曰不有

菁菁者莪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芣

晉之卑也

左傳評林卷第十四

二十三

昭經十七年

郝敬魯既卑矣小國猶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九服入諸侯不可況大夫乎

王錫爵晉非為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陳襲陸渾之戎戎非長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為王室之震驚也大矣季本長岸杜預以為楚地蓋與兵至楚境而禦之劉敞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禮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

以國以用也言穆公若無用國之本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其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經文祝史請所用幣禮正月陽

食當用幣十社故昭子曰叔孫婁日有食之待日食天

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社者群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于

社社位上公故伐鼓於朝退而伐鼓於朝以自責也禮也待日食

平子禦之季孫意如曰止也言止不須用幣唯正月朔惟正月朔

慝未作邪慝未作日有食之有日食之災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謹重是月故禮也以是為禮其餘則否其餘月則無伐鼓用幣之禮

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

絕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

豈擇於吳楚哉傳十七年

淮參其能久乎言若無所以治國者國豈能久林注解以為用謂用國之本非正義謂不有學問之人亦屬添設

大音日過分而未至日過春分二辰有災三辰有災三辰日月

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也君不舉國

不舉避正寢過月食辟移時時○辟音避樂奏鼓樂人祝用幣

於社大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集安也房舍也月瞽奏鼓瞽樂師也嗇夫馳嗇夫

之官馳步曰走皆為庶人走救日食也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

之月言此六月當當夏四月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是謂孟

弗從季平子不聽其昭子退叔孫婁曰夫子將有異

志夫子謂季平子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是○秋郊子來

朝來朝公與之宴魯公與昭子問焉叔孫婁問曰少

言用於正月則大補注不君君矣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

史與平子皆失之
夏書辰弗集于房
以事秋言之則先
王之禮不獨在正
月凡食皆舉之矣
經言日食三十六
言鼓用牲于社者
三其皆在六月
其一在九月左氏
惑於大史之言故
莊二十五年誤援
之

滙參少皞氏身號
金天氏代號也下
炎帝大皞等同
王陽明謂魯俱哀
典章闕壞而遠方
小國之君乃知前
古官名之沿革故

皞氏鳥名官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何故

也問何故以郊子曰吾祖也言之祖也我知之我

以鳥名官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

紀事故為雲師而雲名百官師長皆以雲為

以火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故為火師而火

名百官師長皆共工氏以水紀共工以諸侯霸有九

後亦受水瑞故故為水師而水名百官師長皆

皞氏以龍紀大皞氏伏羲氏也風姓之祖也受命故

為龍師而龍名百官師長皆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

少皞名摯皆鳳鳥適至是時有故紀於鳥紀事為

傳錄之

鳥師而鳥名百官師長皆鳳鳥氏即鳳歷正也鳳鳥

天時故以名玄鳥氏即燕司分者也分去故司分

伯趙氏即伯勞也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青鳥氏即鷦

司啓者也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即鷦司閑者也鷦

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祝鳩氏即鷦司徒

也鷦鳩孝為司鳴鳩氏即王鳴也司馬也王鳴鷦而

司馬主鳴鳩氏即鷦司空也司空平均故為爽鳩氏

即鷦司寇也司寇鷹鷦鳥故為鷦鳩氏即鷦司事也春來

故為五鳩祝鳩鷦鷦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五

雉有五種西方曰鷦鷦東方曰鷦鷦南方為五工

高士奇杜預云青
鳥鷦鷯疏作鷦鷯
易通卦驗立春揚
柳津鷦鷯鳴與之
合然未知此鳥今
名為何鳥也

滙參利器用一句
在夷民上無淫在
尺之度斗斛之
量○量音亮

正賈逵曰西方鷓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鷓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鷓雉攻皮氏之工也伊洛而南翟雉設五利器用利便民之器用正度量夷平也使度九扈扈有九種春扈

丹行扈啁啁宵扈噴噴桑扈鷓雉鷓雉為九農正杜云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賈

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扈

啁啁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蚕驅雀者也老扈鷓雉趣民收麥令不

得晏起與戶通朱子文抄扈民無滯者也扈止也止民自顯項以來顯

代少皞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乃以近物紀事為民師

而命以民事百官師長皆則不能故也紀遠故也仲

尼聞之於是仲尼年一見於郊子而學之乃見郊子

既業而告人夫子乃曰吾聞之所天子失官猶

天子失官猶不脩其職也學在四夷故從東夷之邦而學之

信昔聞其言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

使如請有事於維維水名與三塗三塗山名請祭

長弘謂劉子長弘周大夫曰客容猛客謂屠蒯非祭

也非祭于其伐戎乎其假設是辭陸渾氏甚睦於楚

與楚親睦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勸劉子

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

師涉自棘津河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晉使祭史先用牲祭于維

同上訓扈為止義
與戶通朱子文抄
作正疑誤

王元美仲尼見郊
子而學官則前所
言鳥師鳥名等語
猶有未究之微旨
孫應鰲學無常師
仲尼且然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感愴
深矣孔子欲居九
夷而言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無
於此印證更見悼
世之心

滙參陸渾人不知以為猶將過我而祭三塗也

補注奔楚奔不書畧夷狄也陳氏譏不在奔非滅而奔不得有二義

滙參且告成事也

陸渾人弗知陸渾不知師從之晉荀吳以庚午遂

滅陸渾遂滅陸渾之戎數之以其貳於楚也數陸渾以其有貳心於事楚故

○數陸渾子奔楚陸渾國滅故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周

大獲先警戎備宣子夢文公韓宣子夢攜荀吳而授

之陸渾攜荀吳之手而故使穆子帥師荀吳獻俘

于文宮獻陸渾之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見經

大音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申須曰

魯大彗言彗之為象○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彗象如

故有除舊布新之象天事恒象天道常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今彗出

大火大辰之星今火向伏故知當須大諸侯其

有火災乎因天象以驗人事梓慎曰魯大往年吾見

之言往年吾嘗是其微也微始有形火出而見往年

之月而微始見見諸天象今茲火出而章今年火出之月必火

入而伏其終也其居火也久矣凡歷其與不

然乎其不布而為災火出謂大火於夏為三月亦建

於商為四月亦建於周為五月亦建夏數得天得天

若火作若火災其四國當之必四國實在宋衛陳鄭

乎在此宋為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陳之大皞

之虛也大皞居陳大鄭鄭之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

居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星孛大辰漢水祥也

孫鑣一事而人說略一詳自是措法前略是先驅後略是餘波

邵寶其與語辭猶曰其語彭士望周之改月於此益信滙參斗柄所指

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水之衛衛之顯頊之虛也昔帝顯頊居之其故為帝

丘故地號其星為大水衛星管室水水之火之牡也

牡雄也水為火災之作其必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以丙子若壬午

之水火所以合也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若火入而伏

尚未知今字星當復與必以壬午必以壬午不過其見

之月則火災不過來年大火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

於子言此四國皆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將同日火災若我用瓘

瓘玉瓚瓘珪也瓘玉爵也瓚勺也欲用二物鄭必不

火鄭必獨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

吳伐楚有鐘鼓陽匄為令尹陽匄楚穆王曾上戰上戰

戰不吉龜兆司馬子魚曰楚司馬子魚我得土流楚

而吳之上流順江何故不吉何故龜且楚故且楚國司

馬令龜上戰則當我請改卜改命龜以卜令曰子

乃令鮐也以其屬死之鮐子魚名言我以司楚師繼

之楚師繼其尚大克之尚庶幾也吉得吉戰于長岸

與吳戰于楚子魚先死楚師繼之見大敗吳

師果敗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乘舟名使隨人與後

至者守之使隨人與楚師之後環而塹之周環餘皇

○塹倡及泉深盈其隧炭隧出人道也炭火也陳

以待命師結為陣以待楚吳公子光光即闔廬請於

兵襄二十五年吳

陳傳良乘舟餘皇傳見楚令尹揚句

書人吳公子光但書國義見十三年

楊升菴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

五傳 平林卷五十四 二十八

誰伐楚門于巢卒
兵亦未及楚也今
王僚始為長岸之
戰其後楚日削而
吳日張矣
孫鑣叙奪船事有
境
魏世倣守之如此
嚴密不審何以得
伏舟側當亦假楚
信令而蒙之如華
元登子及林之類
按楚人將殺吳長
鬣者故楚陳亂於
是吳人乘亂敗之

其衆請於吳曰喪先王之乘舟舟言餘皇吳先王之乘舟也今我因戰而喪
失之○豈唯光之罪豈唯我一人衆亦有焉衆亦皆
請藉取之請借衆力以救死以救死以救免衆許之許之使
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誰為楚人○鬣力反潛伏於舟側
潛伏於餘皇之舟側與長鬣者約曰我呼餘皇則對我呼餘皇之名則應答我○呼
去聲師夜從之乃以吳師夜三呼凡三呼皆迭對
三人伏於舟側楚人見其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見其對楚師亂
者皆更迭而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大敗楚師取餘皇以
歸取餘皇之舟以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四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五

魯昭公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二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人入

邾邾小國姓禹之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

邾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此自葉遷也

傳十八年附錄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伯

過周大夫得過而代之代居毛伯長弘曰周大夫○

毛得必凶言毛得必有滅凶之禍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也稔熟也

昭經十八年
劉敞四國同自而
俱災非人力所為
也
傳說彙纂四國皆
來告火故春秋書
其事柱注是也然
同日而四國俱災
其異甚矣公穀之
說亦可並存
季本邾末姻也末
為大國近在邾南
事大猶恐獲戾而
無故入邾非召兵

之道乎

汪克寬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傳十八年

王陽明毛得之必亡也論其理則然惡在其為昆吾稔之日哉脫非乙卯得遂保有其位乎則將謂不道而殺者選良日焉而可為也

孫鑣已見前魯之故以其實當云以魯之故方是

毛晉術士孫炎以自神其言光景在

自

言經所禘竈曰鄭大

不用吾言前年禘竈欲用禘

玉瓚禘火子產不聽

後惡積熟以乙卯修故之以以其修怙之故而毛得以濟修

於王都而毛得以成其修不亾何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夏五月火始昏見火

心星也建辰丙子風從丙子日風起梓慎曰魯大是謂融風

融風東北曰火之始也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其

火作乎水火合之曰戊寅風甚過三日而風作愈甚壬午大甚

又過四日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魯在魯城內魯於是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驗前年之言

曰宋衛陳鄭也言正此四國也數日越數皆來告火四國來魯告火

今復欲鄭又將火子言鄭將又有火災鄭人請用之信竈言請用之子

產不可子產終不肯從子大叔曰鄭游寶國之以保民也將

為保民若若有火若國幾亾鄭國幾近於亾可以救

之用寶可以救子何愛焉子謂子產何愛寶器不以救國子產曰天

道遠言天道幽遠而難測人道邇人道淺近而易知非所及也幽遠者非人力

所何以知之何以逆知其必然竈焉知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知天道○焉

音烟是亦多言耳此其平日亦多言耳豈不或信豈不或幸而言中遂不

與遂不與禘亦不復火鄭亦不復有火災傳言天道難明雖禘竈猶不足以盡知

之鄭之未災也當鄭國未有火災之先里析告子產里析鄭大夫曰

將有大祥祥變異也言鄭國將有大變異民震動國之民人震驚而動搖國幾

九

汪道昆豈不或信一語足破方士之術迷惑之人當為豁然

魏禧多言或信四字高明有見但天遠二語亦強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禘於元冥則先事而用圭瓚也何害孫鑣敘火政與襄九年宋子罕同法

左傳言林卷五十五

而加流動有態

滙參對舉則祥與

殃別單言則五行

傳青祥白祥之類

皆以惡徵為祥也

李于鱗稷龜既已

言驗而子產斤之

里析以震動若遷

而子產拒之非卓

有定識何以能自

立於危疑震撼如

是

孫鑣宗廟府庫宮

內里巷城內城外

以次發令

按攝與娶同楚語

屏攝之位註屏屏

風也攝形如金腰

扇皆所以分別尊

卑為祭祀之位

穆文惠子產備火

凶鄭國幾吾身泯焉里析自言弗良及也此變異國

遷以避之其可乎其可乎子產曰雖可雖可吾不足以

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都及火及火里析

死矣里析果先未葬未及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

巡群屏攝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大

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十

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禘廟主石函周廟厲王

大史合羣主於祖廟告于先君先君求救使府人

庫人各徹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商成公徹司官商

公鄭大夫徹戒司出舊官人使出先公寘諸火所不

及寘官人於火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寇

備非行火所炊塗徹之政○炊許斬及城下之人

之兵伍列登城城備奸也明日火之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禳火于玄冥回

祿玄冥水神祈于四鄙禴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

音書焚室籍紀被而寬其征寬其征與之林與之材

容焚之家而寬其征欽賦稅與之林木以助

左傳卷五十五

左傳卷五十五

王季重子產之備管
火如此其至所以
禪寬之言不復

三日哭君大夫三日國不市國人亦皆憂使行人告

於諸侯使行人之官宋衛皆如是宋衛二國火陳不

救火陳不舉行火許不弔災許不弔恤災君子是以

知陳許之先亡也以知其先亡六月邠人藉稱邠

姓國其君自出邠人掩其不邠人將閉門

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之盡

俘以歸盡俘邠人邠子曰余無歸矣言我妻子盡獲從

帑於邠帑妻子也乃從邠莊公及邠夫人邠莊公以

歸而舍其女舍止也而舍止其女秋葬曹平公經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魯人往曹會葬者見與之語與

今人原伯魯之多
也

伯魯不說學原伯不喜學問歸以語閔子馬魯人歸以

穆文惠閔子馬謂
原魯不學關係周

去聲閔子馬曰周其亂乎言周室其夫必多有是說

亂第不審所學者
為何物若書生之

言者適多漸以及其大大人患失而

學則亦無論矣
經世鈔患失而惑

惑大人有患失之心又曰可以無學為政而可無學

惟學可以救之又
不說學則害愈甚

不害無學問者不害而不學以為無害則苟而可

滙參及其大人言
其國內必多有是

苟且可以為政於是乎下陵上替於是下好陵能無亂乎能

不說學問之說也
而後流傳及其在

亂乎夫學之殖也殖生也如農之不學將

俞寧世道學禁而
宋亡儒巧並而元

落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原氏其凶乎原氏其必有

亂千古一轍悲夫
陳傅良原氏其凶

附錄七月鄭子產為火故為鄭國火災大為社為治

治社

被禳於四方被祭除禳火災於四振除火災乘

乎再為王室亂起

本

凌稚隆禱竈請祿

子產既拒之日天

道遠人道邇不可

謂非正論而茲復

大為社祿祿於四

方以振除火災何

歟

孫鑣兵行欲道闕

此亦只是除道觀

二道字可見處是

寢之庭庭小不一

日可畢過三日以

待子產過耳

經世鈔已出十三

年子大叔再用此

法

補注劉氏曰近上

十二年鄭簡公卒

將為葬除及游氏

之庶將毀焉子大

叔使其除徒執用

以立曰不忍庸也

子產乃使辟之此

兩傳實一事也魯

鄭異國說者不同

或謂墓時事或謂

也棄除

火災

禮也

民之禮

乃簡兵大蒐

簡擇兵車將為

蒐除

治兵於廟城內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

子大叔之

道之

其寢在道北

寢正寢也在

其庭小

庭蒐過期三

日

處小不得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使除道之眾

曰

子產過女

言若子產經過汝所

而命速除

速除蒐道

乃毀於而鄉

所鄉○鄉音向

子產朝

朝過而怒之

止之

使從者止除

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

錄火

之作也

火初作時

子產授兵登陣

子產授兵於眾

子

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

子產

曰吾聞之

所聞小國忘守則危

言小國忘其守備則

况有災乎

何况又當有

國之不可小

國雖小而

有備

故也

以其能脩

既

晉之邊吏讓鄭

責讓於鄭

曰

鄭國有災

言鄭國適

晉君大夫

卿大夫

不敢寧居

不

愛牲玉

不愛犧牲

鄭之

今執事擗然授

兵登陣

擗然勁忿貌

將以誰罪

不知將以

邊人恐懼

若吾子之言

誠如吾

赦邑之災

鄭國之

君之憂也

亦

君之

赦邑失政

鄭國政事

天降之災

故天降災

又懼

左傳平林卷五十五

五

疑以討鄭也
汪道昆火災授兵
自是正策然晉人
亦不能不問

鍾伯敬即將遼吏
所云君之憂一句
翻出數段議論

讒慝之間謀之又恐讒譖邪慝之徒間廁以啓貪人

開啓貪人之心存為敵邑不利國之害以重君之憂君之憂

幸而不凶幸而不為猶可說也授兵之罪不幸而凶

不幸而為君雖憂之亦無及也亦何及於鄭

有他竟鄭雖與他國境土望走在晉每瞻望晉國既

事晉矣言既服其敢有二心豈敢更有攜貳之

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王子勝為楚左曰許於鄭許

與鄭仇敵也仇讎對敵而居楚地十五年平王復遷

故居以不禮於鄭特楚而晉鄭方睦許自夷還居葉

伐許鄭若與兵而晉助之而晉以兵楚喪地矣楚必

此地不能有君盍遷許勸平王何不遷許不專於楚

矣喪去聲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許曰許自余舊

國也許先鄭封故鄭曰許曰余俘邑也隱十二年鄭

之故曰葉在楚國葉之土地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

障土不可易土地不可輕易國不可小鄭國不可許

不可俘使許國不可讎不可啓仇讎不可君其圖之勸

王其早楚子喜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柝

於傳時白實白羽即經書

昭經十九年高閼天下無伯而經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弑止已卯地震無秋齊

錄而進之郟之亂是以春秋

萬壽恭許止之事
雖若可如萬一後
世臣子幸君父之
疾進藥以藥之而
自附於不知嘗藥
之義是啓之為亂
原也
汪克寬齊景爭伯
之心不下於傳桓
而徒計近功汲汲
焉有事於徐其以
晏子之賢為之輔
佐而亦不能有所
匡正則所謂以其
君顯者何足稱哉
傳十九年
陳傅良楚不在諸
侯矣傳言楚之衰
滙參孔疏賈逵以

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無傳

傳十九年 ○錄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赤工尹名 陰楚縣名

令尹子瑕城郟郟亦楚邑 叔孫昭子曰叔孫昭子 昭子 楚不

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 畧中原之志 其僅自完也遷陰城郟皆 欲以自完宗 以

持其世而已以保持其世 言無遠謀也 ○錄 楚子之在蔡也蓋為 大夫

時往 聘蔡 郟陽封人之女奔之郟陽蔡邑其司封疆吏之 女奔歸棄疾 ○郟扁入

生太子建郟陽之 女所生 及即位及即位 君位 使伍奢為之師伍奢 伍舉

之子伍負之父為太子建師也 費無極為少師為太子 建少師 無寵焉無極 不得

寵愛於於 太子 欲譖諸王欲譖 諸王 太子 曰無極先設計 謂平王曰 建可室

矣室妻也言建年 長可為娶妻矣 王為之聘於秦平王乃為太子 納 聘於秦 ○為去聲

無極與逆無極與於逆 女 ○與音預 勸王取之勸平王 自取之 正月楚夫

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 故稱夫人 起本 ○郟夫人郟子 夫人

宋向戌之女也向戌女 嫁於郟 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 師於宋公欲以

二月宋公伐郟為郟 故 圍蟲蟲 郟 邑 三月取之取蟲 邑 不書圍

取不取不 乃以前年所獲 乃盡歸郟俘郟俘 盡歸於郟 ○夏許悼公薨薨 活

疾也 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太子止 獨進 卒 許悼 大

子奔晉太子止 奔晉 書曰弒其君經 書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言事君之道 但當盡 其中心 與其實力 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 當由 醫非凡人所知

議止不 舍 藥物 所以 被 弒 君 之 名 ○ 舍 音 捨 ○錄 邾人鄆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 伐郟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 夷也

增補合注無極既
言可妻又以女美

勸王皆欲諸建而先為之地也

雁參正月楚夫人新臺之詩乃亦有

獨陳傅良至自秦為

起二十年太子建奔

補注太子奔晉不

書奔非故弒異於

慶父宋萬陳氏曰

不書奔以弒君為

義

凌稚隆夏許悼公

癯三傳皆以止不

管樂故書弒與左

氏同而鄭夾深陳

止齋歐陽永叔又

皆謂實弒與諸傳

頂別迄無定論蓋

古今有以藥物弒

君者霍顯王莽梁

冀之徒是也有雖

無弒逆之意而以

奇藥誤之者山人

柳泌之徒是也故

朱子謂律中藥藥

不依本方致殺人

費無極言於楚子進言於曰晉之伯也言晉之所適

於諸夏土地於中國而楚辟陋而楚僻遠卑陋居於

故弗能與爭與晉爭若大城城父城父今襄城城父

城○父音而寘太子焉置太子建於以通北方北方

諸侯王收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兼收南北是

王說平王喜從之築城父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故使

建居城父父之地令尹子瑕聘于秦子瑕即拜夫人也為夫人

也為明年譜○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小事莒子奔

紀鄆紀鄆莒邑東海嶺榆縣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

也初莒有婦人有婦女先時莒呂子殺其夫莒子殺婦已為

媵婦寡婦為媵及老及婦人託於紀鄆託身於紀紡

焉紡麻縷為縷以度以所紡縷度紀鄆而去之去藏

其縷以待外攻及師至及師至及齊孫書則投諸外婦人投

隨之者欲為夫報讎或獻諸子占子占即孫書或人子占使師夜縋

而登子占得縷乃使齊師登者六十人登城者凡縋

絕繩斷師鼓譟齊師鳴城上之人亦譟已登城之莒

共公懼莒子恐懼啓西門而出開紀西七月丙子齊

師入紀傳言怨是歲也在令鄭駟偃卒即子

游娶於晉大夫子游即駟偃娶生絲晉女所弱年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

也駟氏父兄共立之

左傳詩林卷五十五

二八

楚子為讒太子之

也憎子取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許之為違亦

而納之

弗止止之為違駟氏登登懼他日絲以告其舅他日

故初為建聘秦女

以不得立冬晉人使以幣如鄭晉大夫使人問駟乞

又敗為王夫人

之立故問駟氏何故駟氏懼駟氏畏駟乞欲逃駟乞

故如秦謝之

計欲逃子產弗遣駟乞使去請龜以上駟氏請龜亦

苦心奇想千古女

弗予亦不子大夫謀對鄭之大夫子產不待而對客

俠後世如麗娥親

如以一老婦與國子產不待謀議而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

輩非不手刃仇者

其二三大夫也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

然所敵一人耳何

多及又音截瘥才今又喪我先大夫偃今駟偃又喪其

為仇而其事卒濟

子幼弱其子絲年其一二父兄駟氏之一懼隊宗主

乎

實剝亂是抑天意自欲剝吾何知焉非國所諺曰俗

魏禮此婦足配伍

有無過亂門禍亂之家民有亂兵凡民有兵猶憚過

子產然老託紀鄭

之他人猶畏憚而况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所

而莒子即奔紀鄭

敢知駟氏鄭臣也鄭君其誰實知之鄭之諸臣又誰

是亦天也人之報

平丘之會在十年君尋舊盟晉君合諸侯曰無或失職

仇固自有數亦所

失其職定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其

謂人定勝天與

晉大夫而專制其位其嗣位繼職者晉是晉之

魏文熙紡以度城

之今晉大夫將問抑寡君實不

自縊而出以招楚

平丘之會三年君尋舊盟尋舊時之盟曰無或失職

兵遂報夫仇何物

敢知尚不敢與知其事其誰實知之敢與知其事

按發婦紡焉至小

之今晉大夫將問抑寡君實不

也然終由之報夫

平丘之會三年君尋舊盟尋舊時之盟曰無或失職

仇傳言怨之雖小

之今晉大夫將問抑寡君實不

可懼如此故注曰

平丘之會三年君尋舊盟尋舊時之盟曰無或失職

怨不在大

平丘之會三年君尋舊盟尋舊時之盟曰無或失職

氏恐晉人來貴也

縣鄙也

是鄭國與晉之諸縣鄙邑無異

何國之為

尚何足以為國乎

辭客幣

其對晉之辭誠難

使之幣

而報其使

遣人報晉之使去聲

晉人舍之

不問傳言

對則示晉以快矣

有辭

錄楚人城州來

十三年吳滅州來

沈尹戌曰

楚莊王之曾孫

以亂為辭

葉公諸梁之父

楚人必敗

言楚必為吳人所敗

昔吳滅州來

吳人必敗

欲立于瑕亦不因

晉人之問而改立

子旗請伐之

子旗即令尹蔓成然請伐吳

王曰

楚平王曰

絲委曲其辭蓋不

欲歸權於晉人耳

吾民

今亦如之

今亦未撫吾民

而

魏馮大夫立嗣不

由執政而執政聽

城州來

以挑吳

能無敗乎

安得而待

其所為可乎子產

後來作事亦多不

滿人意處

者曰

王施舍不倦

平王施恩德舍

息養民力

可謂撫之矣

戍曰

吾聞

以

孫鑣族於謀是倒

位至今五年

可謂撫之矣

可謂善於

戍曰吾聞

字句與後望怒市

聞

撫民者

節用於內

而樹德於外

邑同是日認過却

乃憤其詞然實陞

外則樹立

民樂其性

民人安樂各遂

而無寇讎

而無

經世鈔何知焉國

辭敵以

今官室無量

今平王營創官室無有

民人日

廢立之故而不知

何以為國子產無

駭

勞罷死轉

忘寢與食

日忘

辭矣

夜忘其寐非樂其

非撫之也

非所謂撫民也

○

陳明卿立嗣重事

性而無寇讎也

非撫之也

平王所以不能霸

○

也況叔為之後為

附鄭大水

龍闕于時門之外

洧淵

洧水之

不順乎子產秉國

錄鄭大水

龍闕于時門之外

洧淵

洧水之

之政迺弗能止以

於其中

國人請為祭焉

鄭人請子產為

祭

過坎對客之詞氣

子產弗許

曰我闕

龍弗我覲也

覲見

則誠壯矣然曷若

必不覲

龍闕

我獨何覲焉

我獨何覲也

止之於始亦惡用

見於我

龍闕

我獨何覲焉

我獨何覲也

是為哉

去之

則彼其室也

吾無求於龍

龍物也我無

孫鑣辭客幣此自

去之

則彼其室也

吾無求於龍

龍物也我無

是正論

亦無求於我

乃止也

乃止勿相于可也

魏禧楚人城州來

亦無求於我

乃止也

乃止勿相于可也

三傳平林卷五十五

三傳平林卷五十五

三傳平林卷五十五

三傳平林卷五十五

三傳平林卷五十五

由戊之言則平王之撫民但不能出師以有事中國耳陳傅良非撫之也為定四年楚敗張本

陳明卿鄭大水此與不以瑾學玉璫藏火意同可以規子產胃中絕非禍害所能搖

穆文熙孟浪之談足解眾惑

滙參舍前之前前陳傅良歸蹶由傳言楚實不競於吳乃反所執

○錄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王弟五年靈

瑕為言於平曰彼何罪彼謂蹇由諺所謂室於怒俗

所謂人有分忿市於色者而作色於楚之謂矣言靈王

而執蹇由與怒室而色市者無異舍前之忿可也舍棄前日之忿可也

赦乃歸蹇由言楚平王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己卯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

宋鄭曹邑無傳嘗有玉帛之使○秋盜殺衛侯之兄

繫此齊豹也作而不義故書曰盜○冬十月宋華亥

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無傳平公卒太子宋立

昭經二十年

傳二十年○錄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

鄭子臧之采邑也已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梓

滙參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今齊豹為衛司寇守

嗣之大夫作而不義貶之使同于士也

孫復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

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繫以著其惡

李本陳宋之讎也三大夫往奔欲依陳為亂而宋其危矣

傳二十年倪鴻寶無極一言鄭也自以為宋齊晉又交輔之齊與晉國將以害楚

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自以為猶宋

鄭也自以為宋齊晉又交輔之齊與晉國將以害楚

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自以為猶宋

鄭也自以為宋齊晉又交輔之齊與晉國將以害楚

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自以為猶宋

而子與臣羅禍奮將以叛其言而太子與身兩全總見楚子庸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魏禧信於讒諫主有道彼已信讒而怒之矣又譏劫其隱事是惡火而助之薪也魏世做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

將以叛其言而太子與身兩全總見楚子庸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魏禧信於讒諫主有道彼已信讒而怒之矣又譏劫其隱事是惡火而助之薪也魏世做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

賊以亂其家國嗚呼人亦何為而為三國之君乎陳傅良奔非其罪雖太子不書義同萬郊公補注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穆文熙無極既勸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此皆多方求以自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二子而在子常則天意固自在假手也小人徒自多心哉孫鑣左文句多鍊又常以劫勢出之其子

能苟貳不能苟且而懷且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不忍及已不可復王曰而敢來何也而汝也言汝對曰使而失命奉使而失吾君召而不來聞召而逃是再奸也是再奸犯逃無所入雖欲逃避王曰歸平王善其從政如他日使復舊職從其無極曰無極又奢之告平王子林伍奢之若在吳若其子必憂楚國必為楚國以免其父召之何不以免伍奢彼仁彼謂伍奢之必必來必祗召不然苟不將為患將為他王使召之乃使曰來謂之曰吾免而父免汝也言我棠君尚謂

是以每饒婉巧之致此章則多用直法所以覺不同經世鈔無及已此高允對道武摸本也然元語純經揚語參權特此權亦聖人所不廢魏禮曰來子來免父殊非情理與狐突子來則免之說情大不同無極之奸豈不料其說之難行蓋料其子仁雖知見給亦必來耳然無極能料尚不能料員毛晉伍奢伍員家庭中一管仲召忽也人各有志如此

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即尚弟子晉也曰爾適吳爾謂伍

我將歸死將歸死楚國吾知不逮伍尚自以智謀不能逮及伍員

我能死我能徇父爾能報汝能為父聞免父之以報仇

命楚以我不可以莫之奔也我不可以奔命親戚為戮以

不可以莫之報也汝不可以不報仇奔走免父奔走免吾

孝也尚不失為孝度功而行度功而求行汝仁也負不

擇任而往擇能任報仇而獨知也負不失為智知死不

辟知歸則必死而獨勇也尚不失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

名不可廢廢各爾其勉之勸伍員勉相從為愈比

皆為差勝也伍尚歸奢聞負不來伍奢聞

經世鈔相從為愈

不肯曰楚君大夫言楚國之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楚

人皆殺之楚人皆殺伍負如吳伍員言伐楚之利於

州子州子即吳王僚負以吳公子光曰光即吳公是

宗為戮是伍員宗而欲反其讎而欲反復不可從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彼謂公子光欲弑僚不利

余姑為之求士負計未得用故且為進勇而鄙以

待之退居邊鄙乃見鱣設諸焉鱣設諸勇士也見之

而耕於鄙負乃退耕於吳之邊鄙宋元公

無信多私宋元公為人既無信實又多私意而惡華向華氏戴族向

華定華亥與向寧謀二族聚而曰亡愈於死言作

去去

陳明卿史記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奢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奢遂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船知伍奢之急乃渡伍奢既渡未至吳而疾中道之食至於吳吳越春

秋所載去楚奔吳
事更詳
經世鈔耕於鄙妙
用與石碯乃老同
且光事不成僚必
誅滅其黨故員之
愛身特周

穆文熙宋人君臣
質子相為敵國想
其景象蓋已蕩然
無紀微子之其弗
斬矣乎
滙參辰地皆元公
子此云弟傳寫誤
耳

宮東萊華氏之不
臣不必言矣然亦
非元公自啓之耶
信為入君之寶諒
為衛司寇狎輕也

矣斯言也
按奪齊豹之官及
邑也或與音子非
是
陳傅良故齊豹傳
見齊豹既奪司寇
故書盜
鍾伯敬宗魯既不
洩豹謀又以駭乘
故而欲死衛繫之
難可謂兩無負矣

坐待其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乃設計使
以誘群公子誘群公子公子問之若羣公子則執
之則因而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下殺六子皆元公拘向勝向行
於其廩拘執二子公如華氏請焉元公往華氏弗許

遂劫之劫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
質欒即宋景公辰地皆太子欒兄弟公亦取華亥之

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元公亦取與華氏
盟與華亥以為質以為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

有役則及之繫足不良故有征役無則取之若無

則取則取公孟縶北宮喜褚師圃喜即北宮貞子公孟縶

欲去之欲逐去北宮喜褚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

姜宜姜靈公嫡母懼子朝而欲以作亂故欲

豹失官北宮喜褚師圃公孟縶所公子朝懼討作亂四

乘焉宗魯為公孟縶乘將作亂及齊豹而謂之先告

曰公孟縶之不善言公孟縶子所知也子謂宗魯勿與

乘汝勿為之吾將殺之我將殺對曰宗魯吾由子事

穆文臨宗魯先歎語皆良子行事乎一語何忍言之且人殺其主已不能也又不可以告而徒以二死寒責匹夫哉

經世鈔真情語人不肖道雖有仲尼之言吾猶取之

吾遠也

故公孟親近我不踈遠我

雖其不善

雖其所為不善吾亦知

之我豈

抑以利故

抑以懷其寵利之故

不能去

不能見幾而去是吾過

也此我之

今聞難而逃

今聞公孟有難而逃去之

是僭子也

僭不信是使

子行事乎

子若行其威殺之事

吾將死之

我將以身死之

以周事子

而歸死於公孟

而歸其死於公孟

其

可也

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

獲之門外

齊子氏帷於門外

齊豹之家帷設於蓋

獲門外若

而伏甲焉

而伏甲士於帷設之中

薪以當門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實戈

於薪壽公孟之後

使華齊御公孟

又使其黨華齊為公孟御車以出

宗魯駟乘

宗魯為公孟駟乘

及闕中

闕曲門及曲門之中齊氏用戈擊

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

宗魯自以其背代公孟受戈

肱

以中公孟之肩

因擊中公孟肩皆殺

之

公聞亂

靈公聞齊豹等作亂乘驅自闕門入

公乘驅車

慶比御公

為公御車公南楚駟乘

使華寅乘貳車

及公宮

至于公宮鴻駟馳

駟乘于公

公載寶以出

靈公載國

之寶器

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衢馬路遂從

遂從

使華寅肉袒執蓋

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

蓋蔽公

以當其闕

以蓋當侍從闕空之處齊氏射公

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妄加也同上看來亦頗難得此琴張所以欲弔之也經世鈔是一戈而斷宗魯之肱奔車公孟之肩也以字文法極鍊陳廣野徐幹有云宗魯受齊豹之謀死衛繫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知無義焉故凡道顯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盛焉

蓋蔽公以當其闕齊氏射公

補注公如死鳥不
書說在僖二十八
年陳氏曰傳言衛
無政幾以盜喪國
所以書盜殺衛侯
之兄也

俞寧世齊豹犯上
作亂其罪顯者獨
宗魯不諫齊豹不
救孟繁使豹蒙惡
名勢受酷禍以義
烈而實奸邪故孔
子貶之

陳明卿衛人之以
宗祧齊青誠當造
女而得禮者
雁參乃止疎句又
換一頭與齊侯使
聘對此等皆自成
片段

中南楚之背南楚驂乘公遂出靈公往衛寅閉郭門不

令追踰而從公華寅踰郭公如死鳥靈公往衛析朱

鉏宵從寶出朱鉏成子黑背孫徒行從公無車徒步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齊頃既出既受命聞衛亂

使請所聘齊侯問所致聘於公曰齊景公猶

在竟內竟內竟音境則衛君也則猶為衛乃將

事焉乃將命而遂從諸死鳥遂從衛侯請將事公孫

辭衛靈公辭曰公孫人不佞謂言已不木失守社

稷失守衛國越在草莽播越在於吾子無所辱君命

所辱致其君之命孫青寡君命下臣於朝下臣

青自稱言齊曰阿下執事阿此也使我臣不敢貳臣

君命不主人曰衛人君若惠顧先君之好加惠顧先

君之和好照臨敝邑以其寵光鎮撫其社稷綏衛國

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

見之靈公欲與不獲命公孫青辭以其良馬見以良

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衛侯

以為乘馬衛侯喜青敬賓將振青將行夜以助守備

主人辭靈公辭曰公孫人之憂言喪亡之人不可以及

吾子不可以其憂草莽之中郊野草不足以辱從者

齊之從者敢辭助行夜賓曰寡君之下臣言齊君卑

王陽明青之聘衛
於既出之君而執
鐸與燎恐非使臣
之禮所宜

經世鈔北官氏之
宰義而敏有石錯
之才惜其名不傳
補注伐齊氏滅之
誅盜不告義同許
此
同上如杜言或傳
因簡牘之弊不復
具顯其日月今案
此說得之而未盡
故劉侍讀每疑傳
妄說見二十三年

同上公子不書奔
者衛人以殺宣姜
故諱不告朝尋反
國二十二年會救
宋
魏禮北官喜有賞
其宰無聞喜可謂
蔽賢而忘本者
同上何喜語正與
宗魯相對宗魯會
齊豹之名公蓋之
利遂與其死而不
免于盜賊之譏無
此見識也
至荆石青未有罰
而何忘先以為諱
此不恃不敬其君
之賜且蔑視其僚
友甚矣
胡寧豹之不義人

君之牧圉也

當執衛君牧牛圉馬之役

若不獲拜外役

若不得拜衛在外之

使是不有寡君也

是不相親有也

臣懼不免於戾

臣恐不得

免於請以除死

請助行夜以除死罪

親執鐸

鐸行夜以警衆也青親執鐸

終

夕與於燎

設火燎以備守音與預下與同

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北宮喜之

謀殺渠子

乃謀殺齊氏之家宰渠子

遂伐齊氏

既殺其宰遂伐

與北官喜盟于彭水

靈公入國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鮒出

與公子朝通謀故

奔晉

皆齊氏黨故出奔晉

北官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

于齊

衛侯使人告安寧于齊

且言子石

子石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

齊景公時

酒適將飲酒

編以酒賜諸大夫

於青之賞

言若與於青之有功而併受賞必及於其罰

在康誥曰

舉尚書康誥篇

父子兄弟

父子兄弟雖曰至親

罪不相及

當并受其罰

况在群臣

况在群臣而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

言受賜是干犯康誥之義

將往弔之

將往弔於宗魯

仲尼曰齊豹之盜

言齊豹由

華向之質而攻之元公殺今夏所取華亥之子無感華定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而攻其家

戊辰華向奔陳華亥向寧華定出奔華登奔吳登華費逐之華向者

向寧欲殺太子向寧欲殺太子樂華亥曰于君而出

又殺其子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其誰肯容且

歸之且歸有庸功善使少司寇輕以歸輕華亥庶

公子歸公子歸曰輕曰子之齒長矣子謂輕之不能事人

免必免於禍公子既入三公入官華輕將自門行華輕即少

公遽見之元公遽見之執其手親執華曰余知而

無罪也而汝也言我知入復而所所入而復汝錄

齊侯疥疥當作疾字之誤也謂之瘡遂疢瘡疾也

疾者多在諸侯之使者來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

於公進言於曰吾事鬼神豐我事天神人於先君有

加矣此之先君今君疾病今景公疾為諸侯憂以貽

是祝史之罪也是大祝大史不能薦諸侯不知諸

其謂我不敬將謂我不能敬君盍誅於祝

固史勸齊景公何不明正以辭賓以辭謝諸侯公

說景公喜悅其告晏子告諸晏晏子曰日宋之盟日

日也宋盟在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屈建即楚子

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木范會即晉

李並翁欲誅祝固
史謂酷似以早而
暴巫庭者
疾者多在
諸侯之使者來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
言於公
進言於
曰吾事鬼神豐
我事天神人
於先君有
加矣
此之先君
今君疾病
為諸侯憂
以貽
是祝史之罪也
是大祝大史不能薦
諸侯不知
其謂我不敬
將謂我不能敬
君盍誅於祝
固史
勸齊景公何不明正
以辭賓
以辭謝諸侯
公說
景公喜悅其
告晏子
告諸晏
晏子曰日宋之盟
日也宋盟在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屈建即楚子
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木范會即晉

穆文區此與魯人
焚庭巫止同可
奕之甚

彭士望以辭賓祝
史必有嫌於據款
借事除之
經世鈔以他事入
亦諷諫亦証據
陳明卿晏子述屈

建康王之言而不士會范武子趙武即晉趙文子明其直蓋欲公之發問以卒之也

滙參神人無怨兼人說無怨宜照詛字

務鑑大論然排而實頗乏風致郭扶九祝史忠信

僭湯俱以君之故其不當誅之意隱然自見

孫鑣其言人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往法法亦新第謂勢不流使風韻不長同上純是四字句雖亦典鍊然無條理分派但覺瑳察重滯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齊家也事無不治言於晉國其出言於竭盡真情其祝史祭祀其祝史不祈於鬼神也陳信不愧誠信

以語康王屈建以其言告之康王曰神人無怨而無其事無猜疑之事其祝史不祈於鬼神幽而愧作其家事無猜疑之事其祝史不祈於鬼神幽而

明而民人皆無怨讟宜夫子之光輔吾君襄靈成景之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之盟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言二子以我能事鬼神而不獲福佑故欲誅於祝史故欲誅祝

德之君有德者外內不廢為家舉無廢事上下無怨

上之為天下之動無違事君之舉動其祝史薦信有功德祝史祭祀無愧心矣所言皆實故是以鬼神用

饗是以鬼神歆國受其福國家受其福祝史與焉祝史與饗其祭祀其大福而享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是以與受其言忠信於鬼神皆忠直誠信之言也其適遇潘君潘虛之君

外內頗邪國家作頗僻違邪上下怨疾仇疾之心動作辟違舉動造作乖僻從欲厭私私情從去聲

又如字潘從高臺深池極游觀撞鐘舞女極聲色斬

川民力草菅○川音人輸掠其聚奪取民財以成其

五事評林卷之十一

違成其違不恤後人不為子孫之憂暴虐淫從暴虐下民肆

行非度法之事無所還忌復顧惜忌憚不思謗讟不

民人謗不憚鬼神神怒鬼神民痛民人無

後於心不知後改其祝史薦信其祝史薦陳是言罪

也是為言其蓋失數美其蓋覆君之過失數君之是

矯誣也是為矯誣進退無辭進懼矯誣退懼言則虐

以求媚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是以

不歆饗其國之祝史與焉所以大昏狐疾

者所以大昏少壽為暴君使也使其為暴虐之君所

其言僭慢於鬼神其所以告於鬼神者公曰然則若

陳卧子時田氏務施而景公復肆暴

之何然則何道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

山有林衡鹿守之澤之萑蒲澤有萑蒲之

舟鮫守之置舟鮫之官以藪之薪蒸藪有薪蒸之利

虞候守之置虞侯之海之鹽蜃海有鹽蜃之利祈望

守之置祈望之官以守之縣鄙之人縣邑都

入從其政既入服從偏介之關余隔也偏隔暴征

其私復從而暴奪承嗣大夫繼世嗣位彊易其賄又

而強抑移易其布常無藝藝法制也布其徵斂無度

又無程度窮極土木淫樂不違違去

肆聲色內而寵肆奪於市肆恣也恣為外

於民以驅之故晏子因事納諫如此穆文惠歷數齊之弊政末中以祝不勝詛言切直有據可萬世人君祈福之我

滙參正法界上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閉今齊于竟內更復置閔以隔內外是為暴也

孫應齋此可以垂戒於後世之不求治於民而求治於神者

俞寧世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波沈寔古漆射近國語

經世鈔期年之疾

寵之臣外而寵愛之臣僭令於鄙僭詐也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寵

臣妾縱其私欲長養求覓不給則應所未不給則民人苦病國之

而病患之莫不困苦夫婦皆詛匹夫匹婦莫不詛祝祝有益也祝史禱祝若有所益

詛亦有損夫婦詛祝亦有所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故自之以東姑尤以

西姑尤齊東界故自之以西其為人也多矣言兩界之內其為人衆多雖其善

祝雖使祝史善於禱祈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為億萬億為兆豈能勝國內億

兆夫婦之詛乎君若欲誅於祝史景公若欲誅罪脩德而後

可必及身脩德而後可也公說景公喜悅其言使有司寬政乃命有司

寬其政其政令毀關毀備介去禁去山澤之禁薄斂輕薄賦斂

已責已除逋責○錄附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景公疾愈田獵于沛

招虞人以弓虞人掌山澤之不進虞人不公使執

之景公使人辭虞人以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昔者齊先君田

旃以招大夫禮孤卿建旃故弓以招士詩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故招虞人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

臣不見皮冠臣虞人也故不敢進是以不乃舍之

乃舍之不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趨之趨是○錄附齊侯至自田齊景公既晏子侍

于遯臺遯臺各晏平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馳而造于

公曰景公唯據與我和夫惟梁丘據與我晏子對

曰據亦同也如據者亦可謂之同也焉得為和安得可謂

左傳評林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便能田沛當是修澤政得力張氏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時之心也是以夫子取之

按王肅曰道謂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名不往也出家語正論解註謂守道與守官本自別也

王元美官與道豈二千柳子以為非夫子之言必矣

孫鑛立意好而詞未工

艾子子晏子和同之辨匪特關於治理且以廣夫子論語之旨

彭士望本說味喻却又入君臣正義一段
穆文熙景公以相狗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五聲取譬可謂精妙

彭士望本說君臣却又引詩和羹麴

音公曰景公和與同異乎然則和與同果異理乎對曰晏子異

有異和如羹焉和之為道譬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水火燥濕醯醢鹽梅

滋味各有不以烹魚肉用之烹魚肉燂之以薪以柴薪燂燂

音宰夫和之宰夫治庖之官使宰夫調和之齊之以味味之苦鹹酸辛

齊濟其不及味不及者濟而益之以洩其過味大過者洩而減之君子食

之君子食其滋味以平其心味和則心自平君臣亦然君臣相齊亦如羹然君

所謂可君以此事為可而有否焉而有所不可焉臣獻其否獻其否之否以

成其可以成君所謂否君所謂否君以此事為否而有可焉而有所可焉臣

獻其可之獻君以去其否以去君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是以政事

和平和平不民無爭心民心和乎故詩曰商頌烈祖詩曰亦有和

羹言殷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既戒既平既敬戒其

其駿嘏無言駿總也嘏大也言總齊大政上下時靡

有爭當時之民皆無先王之濟五味故先王之濟成

和五聲也和諧五聲以以平其心故其心平成其政

也其心既平聲亦如味齊和五聲亦一氣樂須氣以

第二體舞者有文三類歌詩者有風四物雜用四方

樂五聲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六律黃鍾大簇姑

器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七音官商角徵羽變宮變

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八風

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

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

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

左傳卷五十五

二十一

闔闔風西北曰不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風北左曰廣莫風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

土穀謂之六府正德言此九者合然以相成也後相成爲和樂清濁

利必有濁小大小必短長有長疾徐疾必哀樂哀必有樂

下剛柔剛必遲速遲必高下有下出入有入周疏密

必有稀疏疏以相濟也言此十者合然君子聽之

或以作流者非後相濟爲和聲君子聽之

以成音曲猶羹之其心既平故詩

水火相反人之和其德自和

而不同也今據不然君所謂

曰豳風狼德音不瑕義取心平則德無有瑕闕今據不然今梁丘

如君所謂可君以此事爲可據亦曰可據不顧理亦從若以水濟水

否君以此事爲不可據亦曰否據不顧理亦從若以水濟水

譬如以水益誰能食之誰能食之此味若琴瑟之專壹譬如

水不成羹矣誰能食之誰能食之此味若琴瑟之專壹譬如

滄而願晏子曰寡專用一聲誰能聽之誰能聽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之

人今有遊悲孔與不成樂矣誰能聽之誰能聽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之

據皆從寡人而泣其不可飲酒樂飲酒相得公曰古而無死使自古有

子獨笑何也對曰如此飲酒樂飲酒相得公曰古而無死使自古有

使賢者常守之則其樂若何晏子對答景曰古而無死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

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則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

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

仁之君見諸諷之臣見此臣之所以獨笑也與此

文大異彭士望同之不可也如是前面俱說

子產有疾子產疾病謂子大叔告游曰我死子產自謂子

非君所願也齊景公甘於所樂志於不死附鄭

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而後大公因之而後齊

氏始居此地司寇始居此地季荊因之季荊諸侯代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蒲

和字此却出同字
正而又夾入聲味
二喻以一句結之
文字工巧精嚴妙
乃至此
穆文熙晏子論死
生相代曉然足破
千古之惑秦皇漢
武當時何不聞此
語也
同上為政之道不
必於猛亦不必於
寬引繩而木自
正控勒馬自閑班
惟王良何嘗一容
心哉子產矯寬以
猛大叔矯猛以寬
均之未協於道不
有仲尼孰為用中
之論哉胡氏宋儒

必為政子大叔必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惟有德之人為政不

而畏之民皆望其猛故鮮死焉畏則避之惟恐不夫火烈火性民望

懦弱水性民狎而翫之民皆輕其懦則多死焉翫而

避之不速故寬難故以寬服人疾數月而卒子產

凡閱數而卒大叔為政子大叔嗣不忍猛而寬不忍尚嚴

鄭國多盜人見政寬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各於

大叔悔之子大叔悔不尚曰吾早從夫

子夫子謂子產言我不及此不至盜賊興徒兵以攻

萑苻之盜起徒步之兵以攻盡殺之盡殺盜少止盜

止仲尼曰善哉善子大政寬則民慢政事不嚴則慢

則糾之以猛攝之以剛猛則民殘政事過之則

殘則施之以寬行之以寬寬以濟猛以寬濟之

猛以濟寬以剛猛之政濟政是以和國家之政

詩曰舉大雅民亦勞止言周厲王暴虐汔可小康其

得安安也其可小惠此中國施惠於此以綏四方以

安四方施之以寬也詩人之言欲其毋從詭隨毋得

詭人為善隨人為惡之以謹無良以謹無良以勅慎彼式遏寇

虐賊猛虐之人慘不畏明明法者亦當用政糾治

糾之以猛也詩人之言欲其柔遠能通柔安也言

之糾之以猛也

於弊而後救之也

魏禧此言其流弊

所至非謂先自居

於弊而後救之也

之論也亦為附之

補注政是以和此近者各以定我王則王室以平之以和也詩人之言

非聖人之言善為以能進以和也此已上又曰舉殷頌不競不紉欲其平之

慢然後濟之以猛中不競強不紉不剛不柔也言湯政適

見其殘然後濟之急○紉音求不剛不柔不剛強不柔懦

以寬則上下交相優其百祿是道天之百祿是用和之至也詩人之言

病久矣故剛柔無和適音酉仲尼聞之孔子聞出涕悲

兩用之道寬猛非適中此和及子產卒子產死時仲尼聞之其死出涕悲

得與七十子之徒接所引聖人語每多傳會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五

雁參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遙接前文而贊子產平日之政正義以善哉為善子太叔非鍾伯敬按史記孔子嘗見事

子產八年此其既死而泣也魏禧遺愛謂有古者愛人之遺風舊注非為火烈之論而謂之遺愛

聖賢之論愛者如是毛晉春秋諸大夫有子產有古大臣之風其識力議論皆高人三層

